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四明樓

鑰大防



狀劄

辭免簽書樞密院事劄子嘉定元年八

臣伏蒙 聖慈除臣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兼 太子賓客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院治事者  
惕息澳渥俯震危衷伏念臣三際聖君四汗朝  
蹟仕甘平進惟羨命之是安心矣靡它以樸忠  
而自立頃嘗去國本為奉親置散投閒久作山  
林之計匿瑕含垢率由天地之仁雖屢遭推剝

之餘終不至排根之甚幸逢睿化首辱召還既  
叨長于六官且悉乃于中取置為逐分何敢僥  
求况已越于縱心比再折于納祿不圖睿眷擢  
遷樞臣典選周難尚能自勉本兵九重安得冒  
居寃加祕殿之名並預儲察之列誤思不逮群  
聽皆驚殊非衰迹之所堪抑亦多言之可畏伏  
望 皇帝陛下收回成命改果英髦俾仍獻納  
之班馴遂退休之志僥獲免妨矣之誦庶不累  
知人之明

辭免賜衣帶鞍馬劄子

臣蒙恩除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又蒙賜  
臣對衣金帶魚袋鞍馬竊以出珍服于尚方錫  
名駒于內廐臣應職之始拜賜已隆豈應旬浹  
之間復冒恩榮之厚豐誠過厚必則靡違伏望  
皇帝陛下察臣僥倖既多負乘有覩使之安分  
抑免復塵特降旨擇追還所賜

辭免同知樞密院事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除臣同知樞密院  
事依旧兼太子賓客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院治  
事者謹思狎至小已增慚伏念臣頃備論思久

投闕荷散皇明之收召加寵渥以便蕃俾參樞  
筦文班仍預儲廟之容已為過幸每惧弗堪曾  
煖席之未遑俄歷階而使進本兵至重寧容濫  
吹之人偃伯云初慈豈養痾之地尚茂一豪之  
效遂叨二府之真念朝行之髦士甚多况天下  
之逸民未奉不應迎列乃以序遷欲望一皇帝  
陛下俯鑒由衷毋嫌及汙遴選英才而圖任姑  
今日著之少安亟賜俞音免昭群詳  
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除臣參知政事特

降中使宣押臣赴都堂治事命下臨躬者承  
懣惕竊以中書之本方化固資參預之良近弼  
之有二臣是稱倚毗之重敢言推擇誤及凡庸  
伏念臣存点從班叨塵宥府才再周于月瑄已  
疊被于思綸玩愒自慚于事功而何補衰疲既  
甚况疾病之復侵方將俟使介之施便請卧衣  
冠而退忽驚寵渥俾與政几裁放旧章間有三  
人之同列若指近此未聞兩地之贄負伏望  
皇帝陛下俯察由衷四憐过分收还成煥領亟  
賜于俞吾茂東英才以共扶

賀 東宮上御書居仁牌劄子

恭審寃錫宸章常新戶冊前星少海益眾壯  
麗之規安宅廣居深寓藏修之意震享協吉日  
進无疆叨与下寮欣聞盛事容即陪于賀旅  
敢先貢于枕裏伏望令慈俯垂監察

嘉定三年乞歸田里劄子

臣輒伸衷悃仰于天听臣閉七十而致仕礼之  
經也一介孤遠素安平進遭際繫朝三四周行  
寢塵法後年未六十即遂役間屢思納祿止恐  
或以為矯毋喪既終適當七十再疏得請自謂

平生志願不啻足矣敢圖圣慈更化之日首賜  
收召力疾趨朝一見天顏尽昇旧物旋由樞筓  
進式政机皆非夢寐之所敢及玩愒岁月毫髮  
无補日負憂懼重念臣今已七十有四當戒得  
之是而况筋力日衰每虞僵仆素有足疾曾為  
廢人近者益不堪奔走之勞非不恋慕圣德願  
效尺寸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欲望睿慈矜憐哀  
憐許臣仍回致仕歸狀田里門尽餘生不勝萬  
幸

臣昨具劄子陳乞致仕伏奉詔書不久上章有  
請願致為臣願詔甚溫未容得謝敢存陳于愚  
惓用仰冒于宸聽伏念臣少已無祿老將安用  
傾被圣神之眷擢登樞近之班然而雖善參知  
了无裨補弥縫輔贊何所建明拜跪進趨率皆  
強勉十目所視一心靡寧久矣妨賢自知不可  
衰西戒得衆必有言矧同召之三人今正存于  
隻影汗顏在列歸夢先形漏尽鍾鳴夜行當已  
日暮途遠逆施謂何欲望蒼慈俯回淵听于獨  
田里俾遂畢于餘生再掛衣冠庶可全于晚節

臣疊具劄子陳乞致仕伏奉詔書不久不得再  
有陳清存頌渙渥未許告叻三頁需章終期得  
請敢冒益高之所仰于方命之誨伏念臣猥以  
迂儒叨塵近綴上恩至厚加完教之慎蕃同列  
咸和務寅恭之相勉非緣他故借以自陳惟是  
年矣寢高夙苦負薪之疾位為甚遇了无橫草  
之功冠已掛而復彈車既垂而再駕識分知足  
之意雖曰素明安煩戀劇之識豈能尸曉久妨  
賢路莫補公家屢屬藿于皂囊終投誠于舟房

仰祈聰鑒。竊察衰蹤，與其僵踣于朝，重昭鑄錯，孰若曲從所請，先賜保全。矢辭已窮，屏息以俟。御筆御為時者，艾秉國樞，机進退之間，重輕所繫。敷頒詔諭，宜悉朕懷，勉竭壯猷，毋庸遽去。

嘉定四年乞致仕劄子閏二月

臣敢傾危，懼仰冒天聰。臣閏七十而致仕，古之道，禮之繼也。臣五十九而投閒十載，而遭母喪。比及三年，適七十連年，再請已遂，納祿平生。仕官至此，不啻足矣。加以多病早衰，素有足疾。

是歲一發，數月廿為廢人。國家更化之初，記錄簪履之旧，首賜收召，病不能進，既叨翰苑之除，又領趣行之命，扶憊造朝。本擬一拜清光，歸安田里，旋蒙拔擢，歲中屢遷，冒列政途，荏苒三載。頃申懇請，未賜俞音，因仍強顏，又復許久。今年遂七十有六矣，既違古誼，又乖初心，筋力益衰，旧疾發動，重以手足之戚，抚事感傷，久在朝假，不遑安處，勉強參告，願陪是處，茲敢投誠。君父乞骸，以歸，非惟粗全晚節，亦免久妨笑路。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既不能不止，何待伏望。

慈許臣再掛衣冠以畢首丘之願不勝皇惧祈  
懇俟命之至

第二劄

臣昨具劄子陳乞致仕伏奉詔書不允上疏力  
陳頌綸未許念乞身而至再望得請以為期窮  
以七旬而加五年在微臣而宜去一日而降用  
旨驚眷寵之過優旧或施于案押之餘今乃四  
于初求之頃莫知所處益不皇安伏念臣孝術  
素疎官情尤薄禁路之時既從謝事之願豈容  
罔功况有縱心已知其踰分政塗深媿于今日

犹玷迎聯况今在朝惟臣最老不以妨賢而自  
列殆几貪祿以志歸福过灾生重以鵠原之戚  
日莫途遠恍然駒隙之馳贊襄何有于建明趨  
拜每虞于僵仆覲息影于田庐之下敢投誠于  
君父之前伏望 皇帝陛下俯賜矜宥曲憐疲  
瘁思榮素厚非死犬馬恋軒之心志意已凋但  
有糜鹿投林之想悦得退尋于醫藥庶几尚保  
于桑榆

第三劄

臣再貢封章陳乞休致兩奉詔書不允老引經



告老尚闕俞音造都陳情敢祈恩許難避再三  
之瀆庶蒙万一之從伏念臣屢忝登朝几成去  
國投閑置散自分終焉避寇辭榮不啻足矣頭  
童齒豁國知竟死以何裨漏盡鍾鳴烏可夜行  
而不止豈知未路重上要津同寅協恭雖粗逃  
于瘼曠玩歲愒日恐徒積于悔尤久踰休致之  
斯深有滿盈之惧弟兄猥申凋謝奚堪疾疢交  
侵衰頹已甚惟應納祿或免挺灾伏望 皇帝  
陛下洞鑒曲衷俾令得謝既不敢請麾符之寄  
亦不應奉香火之祠掛神武之衣冠復尋故步

樂清時之鍾鼓尚俟餘生

嘉定四年再乞致仕劄子 五月

臣比者三上封章懇求納祿至意眷面溫詔稠  
疊仰體隆寬復就班綴奉米敢再有陳請讀冒  
君父笑以今年七十有五自念厚恩未報勉強  
奔走使其无病尚可束吾臣近者四月十七日  
扈 駕朝獻 景靈宮乘騎拜跪几致顛踣翌  
日鞭策不前不免謁告復于二十七日堂中議  
次之次方欲夙還緣積雨陰濕不惟發動足疾  
適苦腹痛忽作旋暈不知人者良久此亟相以

下之所親見十目環視不可掩覆亟歸私第  
招醫用藥僅得少定至今氣短力乏連請朝參  
等假深不違安使當殿陛朝謁宗廟駿奔之際  
不測有此豈不有玷班到必致倍費保全兼臣  
先已掛冠又過數歲強顏寢久自知人言不貸  
以為貪祿忘歸一旦踈虞之所逃罪是敢投誠  
于陛下之前深恐不任趨拜亦不敢又勞宣押之  
頻輒貢囊封籲天有請伏望眷慈矜其過老察  
其由衷許臣依日致仕放歸田里以畢餘年不  
勝百生之幸

第二劄

臣欲以感疾旋暈既蒙聖恩給以朝參等假自  
度老而去耗難以龜免趨走既忝恭預又不容  
安坐養疾是以控告九重力求叨老伏奉詔書  
未賜俞允臣仰戴恩紀悻增震惕伏念臣曰有  
宿疾甘為廢人不自意全得至今日適有天幸  
又延數年及見聖君更化之初叨與明時共  
政之久非不知思竭愚慮仰酬異恩外若強而  
中實枯心欲為而力不逮日見衰羸之狀乃无  
報效之勤立則欲僵生多假寐徒效賢路難免  
妨

人言况復近周風温之侵初為食世之疾眩暈  
几成于顛仆推顏重費于技持雖轉刻以復醒  
亟还家而内卧仰蒙予告得遂呼醫自憐蒲柳  
之零宜逐桑榆之暖豈容強勉更效驅馳一朝  
或作于周行万死难逃于大譴伏祈天鑒俯察  
此衷許掛衣冠往尋丘垄庶可訪尋藥石收聚  
精神苟徐喘之尚存皆再生之大賜

第三劄

臣迎秋以衰病陈乞致仕而奉詔書不允仍不得  
再有陳請臣仰感圣慈未賜嚴譴非敢益請高

之造實錄有未及之誠輒于蕭斧之誅冀動凝  
旒之所伏念臣少元所用老則可知頃叨猷納  
之聯甘處廢間之拖屬 睿主當改絃之始俾  
微臣仍曳履之餘擢寘樞庭遂進參于駿殿重  
糜廩粟增何補于治功不惟見誚于人自知非  
久于世然而七旬以後三劄子茲粗能力勉于  
步趨因謂尚堪于驅役焉雖飛而宜下可不知  
还灯欲滅而復明安能長保當及未衰殘而告  
還况今以疾病而有求僥遂伏于先庐庶少延  
于莫景伏望 皇帝陛下俯憐疲瘁亟賜允俞

用人固欲盡其才而臣才已盡使人不欲窮其  
力而臣力既窮辭雖已殫情則甚切邈九重而  
請命抗一礼以賜歸

御筆引年納錄在常情則然养老乞言犹  
古人不廢况大臣之進退係朝蒙之重輕  
有如御矣蔚为国老頻叨抗陈之奏殊幸  
眷委之怀益務交修毋惡独善

親書奏謝

御筆劄子

臣待罪政路荏苒三朞蒙上引年之請必蒙  
陛下曲賜眷留本未敢荐冒天威迨在堂中忽

作暈眩几至顛仆謁告呼鑿尋即上章求致其  
事兩拜温詔尚閔俞音情意迫切遂成三瀆初  
七日早仰荷圣慈特遣中使傳奉恩旨臣既粗  
可立吉且聞君蒙引疾素先宣押之例皇惧承  
命即時入堂已具奏知敢罔天地之隆私申責  
雲溪之親札獎飾備刻以去就之宜臣宣何  
人叨被殊渥周章震悚無以自容爰勉力就列  
終恐衰悻不能仰酬洪造之万一謹于中夜齋  
被躬伸奏謝表日自當俯伏宸陛控叙危衷臣  
下情無任感天荷圣激切屏營之至伏乞睿照

乞增葺錦照堂劄

臣輒有微誠仰于天听臣祖贈太師齊國公臣  
山政和中由鄉列擢守鄉郡有利除害非止一  
端每有奏聞隨即報可甘浚因任首尾五年宣  
和初方臘猖獗鄰郡嘯聚相應如杭爰處州皆  
遭攻破越及温台僅餘城郭外邑亦多墜炭惟  
臣祖申飭備禦多設方畧盛境无虞就陞徽猷  
閣直學士告墨其在前後聖主褒美皆親灑宸  
翰雲章照由海邦增擢城內一湖曰省十州三  
島最南一處適与私家近相遂于其上建錦照

堂刻碑堂中以侈上賜中更兵燬蕩然独存是  
時州治初復移為小所碑石暴露隆興元二間  
州郡方始再建及今又五十年棟宇弗支加以  
連岁暴風秋霖頽損尤甚臣自領么微猥叨誤  
恩矣渚迹列累疏乞身未蒙俞允靖惟家世之  
田不敢自然秋望全慈特隆眷旨許容臣自備  
材植以時增葺悅遂歸休得以周旋其間仍不  
計本家及官司措占安治居止庶可永久常奉  
先朝奎畫之爰抑使子孫表揚前人之志

進 東宮耕織圖劄子

山哀遲之蹤叨逾过分自塵振莞即備儲察  
蒙今慈眷顧加渥退念略无豪髮可以補報每  
切慚悚伯父故准東安抚瑋嘗令尹僭深念  
農支蚕婦之勞苦益成耕織二圖各為之詩尋  
蒙高宗皇帝召對曾以進呈亟加眷將宣示  
後宮至今尚眷副本山嘗書跋其後仰惟皇  
太子殿下淵冲王裕孝問日益密侍宸旒恤下  
愛民固已習熟聞見究知世務惟是農桑為天  
下大本或恐田里細故未能尽見山輒不揆傳  
焉田園親土訪章併錄跋語裝為二軸伏望講

讀餘間俯賜觀覽或可備知稼穡之艰难及蚕  
桑之始末寘諸几案庶幾少婢聰明之万一亦  
以見下寮拳拳之誠

乞錄用陳傳良之後列子

臣仰惟陛下自更化以來校用人物凡曾被  
選擇而阨于遠外之人存者无不狀召臣如等  
輩皆不遺忘其不幸溘先朝露不及見今日盛  
際者或加贈謚錄用其後而尤篤于旧李之臣  
如彭龜年莫叔光鄭鐸是也惟故中書舍人陳  
傳良以一世名儒為嘉邸直講最蒙恩遇

陛下踐祚之初突之後列尔後困于排根几至危殆起知泉州不及赴而卒共家索然次于已天長子師輒窮賸孤獨曾經一任改奏京秩年过五十栖、逆旅所尚不偶誠為可憫臣与借良為布衣交後又同朝俱掌内外制情義至原真是畏友其孝问文章过臣遠矣不思其、後之不振窃見紹熙中陛下生辰傳良献詩文蒙嘉賞親御翰墨寫真詩篇及以賜之臣嘗再拜而為之跋奎畫既已刊之藥名敢以墨本及臣跋語同上進伏望圣慈俯賜奉覽共念簪

履之遺特降恩旨錄其嗣子止以見聖主甘盤遜野之思下以尉傳良沈泉之痛不勝臣子之幸

嘉定五年乞致仕劄子三月

臣輒伸丹烟仰胃宸聰臣聞之礼徑自知孝以至致仕具有節目古今月之臣生而多幸年未四十而仕遭除三朝四八周行年除歲迁寢至通顯七十掛冠不意足矣陛下更化之初首蒙收召迫于威命扶病復來思渥益隆遂塵樞筓進參駁報亦既一年中間屢蒙自列眷留再

三不敢煩瀆去冬自丞相而下三人求去俱不  
元俞臣難以繼進伏念臣今年七十有大矣齒  
髮凋壞衰相日侵筋骸疲瘁隱痛交攻每趨朝  
謁悉出勉強深懼僵踣于宗廟今日之際有玷  
陛下保全之恩願豈有入仕則在古制之先而  
休官乃在具後又復過數年矣貪冒之訖難死  
入言臣自知媿有覩見曰伏望聖慈矜念衰殘  
許賜田里賜以余齡使全晚節不勝百生之幸

第二劄

臣昨具劄子陳乞休致放歸田里伏奉詔書不

允臣竊惟星朝忠厚專以禮義廉耻養子失之  
心先正名公多有不待年而告老者先帝臨  
御申嚴此制凡已七十而仕者御史必彈糾之  
省去七十尚二三歲者廟堂不敢除以待次郡  
守是為愛養臣子不使犯禮經之戒伏自陛下  
下改弦更張以求兵念正元朝七所餘无凡又  
多久厄于叔臣用事之時雖年登耄艾亦皆以  
次取召德至渥也迨至今日荏苒六年召用之  
人或去或亡几汗略尽独臣久玷政塗未容得  
謝誠不遑安近者臺評有言人臣視爵為祿已



視則昧止足之象无廉退之行貪競之俗成矣  
又曰路不妨賢則拙者可信而塞者通矣又曰  
凡在朝列有懇願補外者當從其請此皆犁  
然有當于人心而臣忝在近列年已過期使其  
精列尚彊犹可圖報老而耄及將焉用之伏讀  
詔書不勝震越止以材疎智短不足以任共政  
之責所以切求退非為圖山林間燕之適也  
若商山之終隱當以自師如渭水之圖功安能  
為使其後日徒費陛下保全不若及令尚  
可龜勉之時使之進退合宜則不惟微臣曉莫

榮幸亦足以成聖朝風化之大端示天下以止  
足之義

### 第三劄

臣累其劄子陳乞休致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  
有陳請告老將歸顧大有請蒙恩未允春地靡  
建敢于方命之誅三貢乞身之悃伏念臣屏居  
既久得謝復求初期一泝于天光經還鄉社豈  
謂五絰于歲律尚玷政途屢求再掛于衣冠亦  
已叠勤于詔諭詞窮復止福過難安念久擬于  
要津致坐妨于賢路况復衰頽益甚遂已至踰

七望八之年參預无因何以佐咸五登三之治  
爰自去冬而草奏必期嗣岁以辞荣親奉玉音  
謂正資于輔佐存頒綸命又有及于与刑仁慈  
優隆詞旨詳緝仰圣主所以尽下在微臣皆非  
敢當不復更引礼经遠希前哲直以血氣衰痺  
疾既交侵心志凋残事尤徒忘信多則蹇于進  
步坐久則昏不知人但可投閒豈堪任責欲望  
皇帝陛下持垂睿鑒洞察忱衷推徙欲之至仁  
使歸安于故里巢由長往孰云堯帝之遺黃綺  
終辞無損漢家之盛切于得請不覓費辞

嘉定五年再乞致仕劄子 八月

臣輒瀝危衷仰干天听伏念臣衰痺至此实無  
堪為世用仰蒙圣恩擢寘政路首尾五年平生  
自知分量不敢貪榮久處于此日不遑安是以  
懇步不求再掛衣冠或以疾故請至再三率蒙  
睿眷温詔曲曲不敢頻有煩瀆又復中輟今年  
七十有六矣已无顏面尚玷巡撫况自入春以  
來屢以病告兩嘗吐痢俱作再以林濕為苦近  
復以暴下紫日芥然弗支形体瘦瘠飲食絕少  
近雖勉强朝參深恐不能支吾一旦僵仆大廷

方日並現徒為清朝之玷臣之護譴顧何足言  
伏望皇慈深察誠悃使之歸伏田里以造餘生  
以全<sup>善</sup>景實為孤臣之幸

第二劄

臣近者上章乞身自知僭冒甘俟刑誅重蒙  
慈不惟未賜俞允又勤詔旨仍除四項指揮不  
容引退臣感激思遇哀涕交橫不免再有陳述  
陛下更化之初臣首蒙收召旋自西府進式東  
省三黜年來至德日新治效益進凡前日水旱  
飢疫虫螟盜竊悉就消弭也陸寧謐年穀順成

此豈國家運祚方興至德光被使臣等得以充  
負戶素于此豈不仰念明時而乃自未屏退况  
今郊祀大礼在近千載際遇又將古駿奔之列  
引疾向去此豈臣子之情實以屢因疾病筋力  
損衰精神悅悅不能自持正恐當 至主精意  
明禋之際鼎居使名不足以效奔走方一顛沛  
于郊廟壇壝之前有汙大儀則臣死不足以塞  
責足以不復東散引徑据古直述情素投告  
君父及此秋季祠事未講之時賜以殘骸碑歸  
桑梓得為太平之遺民免玷知人之至鑒誠為

餘生之幸再瀆天威臣无任俯伏感涕祈懇之切

第三劄

臣再具劄子陳乞休致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臣伏念臣久叨共政之地屢上乞身之章茲者三瀆于冕旒誠款一歸于炭亢危衷傾叙温詔游頌已穷告老之辭深感百日之眷惟是臣荏苒五執侵尋八旬略无横草之功固已难居于逆列若匪負薪之疾犹能强處于周以誠以一年以來百病交作几径告假日媿空餐近

雖勉赴于昨朝实心每懷于隱痛不知者尚謂其矍鑠旁觀者寧免于抑榆今則骨露神瘵行遲坐因髮種、以如许視茫、而愈昏孔子老而戒得之言莊周孝則多厚之訓皆所當鑒不敢重陳直述腹心仰投 君父雅乞 皇帝陛下察其衷曲加以哀矜及茲耒至鎮沛之時使得早遂叨休之請首兵在望後齒准酬重冒天感臣下情乞任皇惧候命之至

嘉定六年乞致仕劄

四月

至輒瀝克憫于冒震所伏念臣衰崇年堪叨塵

政地四年千茲屢貢乞身之章曲蒙眷眷詔旨  
丁寧又復中止旧岁多病由外交攻齒髮並侵  
心神凋耗秋間自列止恐不任郊禋駿奔之勞  
既不得清日夕就惧違 魚廟太宮因立行礼  
之際 陛下寅恭虔筆神示昭裕而臣筋力弗  
彊足勅俱憊侍祠跛倚几于僵仆臣竊念以措  
躬旁覩亦為臣危之獨以熙事備成恭謝日近  
未放奏陳雖幸俱免踈虞而零深寒勁凜所帝  
堪泝起蹒跚有失臣子之于况今遂年七十有  
七若又不能掛冠而去則寡產鮮耻安煩恋劇

之消必不違于公議而臣平日知止知足難進  
易退之志至晚節而掃地雖百口无以自明是  
敢仰瀆天威求致其事少休故里以畢餘生伏  
望聖慈亟賜俞允使得納祿以塞盈溢垂車以  
示子孫不勝百生之幸

賜黃臣昨者沭修寫奏劄只俟恭謝禮  
揭前控陳既而展日至再賤疾愈致  
發動適值同列在苦勉彊陪班痛楚特甚  
呻吟宛轉几不聊生元止朝謁使客在廷  
皆弗獲預机務叢委非可養病、 体支離

豈堪任事雖欲一伏軒渾有所不能用敢  
彈瀝寸誠仰所保全生成之賜見今居家  
以俟威命伏乞眷照

第二劄

臣近具奏陳乞致仕伏奉詔書不允者伏念臣  
頃自從班為親求歸繼遭排根十有三載百謫  
備矣不敢懸掛衣冠恐或者以為躁憤其實无  
所怨尤母喪既除適當謝事之時再疏而後得  
請自謂餘齡无几平生出處遂保始終敢圖眷  
恩起于既老擢寔近列皆出天地生成之賜職

高任重憂懼日積俸憂分溢滿盈自畏况垂年  
垂八袞衰渡交侵臣瘵未效抗愒溢深合是數  
端豈復有可留之理欲望聖慈察其真情檢會  
綮奏亟賜一俞上以廣清朝养老之懿下以全  
微臣首丘之願感戴恩紀設齒圖報于犯雷霆  
之威席藁候禮

第三劄

臣近者再上封章力水納祿伏奉詔書不允不  
得舟有陳請臣自揆遇分不當更申贖冒真情  
迫切敢犯威嚴臣竊惟陛下更化善治百度

維新比年以求夫臣之迫退忧太有全其終始者殆非所以示曰方也望恩如天保獲臣下逖聯求退率多苗行固足以仰見春注之深然如臣者本之才術少人如人今為笑老顯何足茸力不度心既無以佐萬飢之煩年當戒得又無以逃眾口之誚使其蹒跚後塵已為後妨賢路矧復病苦相纏雖欲知竭有所不能曆數立朝之人臣最衰老其為宜去亦莫先于臣者是以不避三瀆期于得請居家屏息以俟俞音臣无任惶惧震灼之至

第四劄

臣近具奏陳已 祿准尚書者劄子備奉 圣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更有凍請臣荐有危惘不容自己敢畢凍之臣竊惟任而請老右今之通誼而在漢尤次二疏為矣方又子相期俱為移病賜吾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面後許之及其都門祖餞至今想見藹之盛此豈負疾篤者而宣帝不以為欺公議不以為過正以其年疏篤老且款以全其節也如臣不肖无能為後起于排冠式改繁岁矣路久妨一宜去年登七十

有七望八十九何踰礼越法甚矣二宜去福过  
失至拙恙交攻呻吟宛轉殂生生意三宜去三  
上村章皆出田衷之言不敢遽称疾篤以欺  
右又敢重全慈推宣帝保全臣下之意史臣庶  
几一疏之风折以示圣朝退人以礼之美愧得  
以餘年物休山林以畢首丘之志天施地生思  
纪气極若筋不尚可勉強猶尚一軒陸之下  
以屎犬馬恋之心銘肌刻骨九殞不思叠犯  
咸願臣下情无任激切懇所之至

第五劄

臣比者四上封章力詩納禄詞殫情極竊意或  
可以感勤宸聽仰蒙皇慈親御翰墨春苗既渥  
予告至再祇服異恩敢不退听初亦自譖幸得  
兼旬休养益近藥餌庶可勉強自振上副九重  
之至意而空餐已久福过灾生終岁疾病入春  
及深臣者伎穷假限將滿哀悼痛焚愈难支吾  
屢瀆君父实非得已伏望俯矜垂老使致其  
事歸伏田里消弭侮各少延残喘不勝百生之  
幸

第六劄



臣輒瀝危悃荐瀆宸听臣老朽抱疴五上乞身  
之請三蒙予告之恩專意医药又後許時拙急  
曾无差減晝夜呻楚左右所不思問垂絕之命  
去死一髮伏念臣入仕以來服膺急事之戒奔  
走外郡凡公家參集之念未嘗托疾苟且况胃  
居逆聯首尾六載日謹所諸退而贊式政机在  
酌度務延接賓客或逼昏晚雖曰徒勞然竭其  
臣之愚每欲担伸扞效犹以不稱為惧今則  
筋力已憊病又固之恭請之後元日朝賀使者  
在廷皆阻于訖列蓋兩月余不獲進瞻感顏豈

有高爵重祿養此衰殘之人上孤任使下妨夫  
路怀安尸廩負罪愈深雖至眷之優加矣公言  
之可畏內自掃度如臨淵各假限既滿不容勉  
強揆以漢法三月當勉稽諸著令止許百日是  
敢申布忱衷控投君父伏望眷慈察其迫切  
曲賜矜憐俾得再掛衣冠早歸田里消弭悔咎  
苟存喘息以見松楸實戴天地生成之德矢辭  
已勞臣无任戰栗俟命之至

第七劄

臣情矣迫切不避斧鉞之威言出由衷仰于天

地之造期于得請遂忘屢瀆伏念臣忝塵迹列  
于今五年自揣疎庸岁、求去奏疏徹闻无慮  
数十圣度容納非直寬其遣何而又親灑宸藻  
过形獎飾區、所陳竟闕俞音使臣筋力未憊  
尚可勉强固當殫竭駑蹇以荅隆恩公論私計  
犹弗暇卹而今者一病縈旬略无退澄医療倘  
至不容措于惟有决意乞身为休田里既鋒重  
負稍免憂惧庶几消弭灾咎假息余齡倘得畢  
志立壑則君父生死肉骨之賜淪肌浹髓虽  
九殞不足以論报矣于冒宸爰臣无任戰栗

貼黃臣以病体衰羸天氣向暄若俟假滿

有請必致重劳也故敢不俟半月之限  
竭其愚悃欲乞圣慈免再给假賜臣骸骨  
及今得歸尚可生还故里不然则必致斃  
踏于此情实可矜伏乞睿照

乞御書錦焯二字劄子

臣昨者陈乞自備材植修葺先祖贈太師楚國  
公臣公守明州日所建錦焯堂求遠爰奉徽  
宗皇帝御筆碑石已蒙圣慈依臣所奏臣今者  
乞身得歸輒瀝愚誠欲望時麗宸翰賜臣錦

昭二字庶几奎登昭回庸侈祖孫被遇崇朝春  
寇之厚以為弊里私家无旁之老不勝崇幸

乞 東宮書懷後二字劄子

公昨者陳乞自備材植修葺先祖贈太師楚國  
公守明州日所建錦昭堂求遠爰 奉徽宗

皇帝御筆碑石已蒙 圣旨依上所奏乞身

得昭欲于堂側立懷後屆膀足敢抑于令慈欲

望賜一二字以為子孫不朽之傳不勝幸願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狀劄

四明樓

鑰大所

知温州奉胡宗應美良科狀

右以伏觀本州士人胡宗左朝散郎棗之孫修

戢即亭之子家世業儒自少穎悟誦書屬文隨

見輒解臣乾道七年為本州教授蚤已見其不

凡去此十餘年聞其向孝日進有聲上庠茲叨

假守首訪人物而邦人又感言宗習左制奉詞

業已就因見其書益季有師承文无蹈奕博考

徑傳有恙于斯文參驗古今將期于世用且其  
賀稟溫良家居孝友表裏无玷言行俱優可謂  
儒林之後亦全世之英才臣謹遵奉詔書保奉  
堪之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子貢奉條制並  
无遠礙今具本人所習調業策論合五十篇謹  
繕寫成八卷目錄一卷繳進謹錄奉聞伏候

勅旨

除中書令人奉莫光朝自代狀

右臣伏覩迪功郎監安府監官縣尉莫光朝粹  
純无玷自將種季績文足為後來之秀臣

今奉以自代

奉揚簡列仲光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 圣旨全侍從兩省

臺諫各奉通亮公清不植党与曾 任知

縣人二名者

右臣伏親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事揚簡季向  
深淳操行介潔儀倫堅正皆有本源愛民之政  
著于劇邑足臣鄉人素為畏友非敢私荐公論  
所推朝請即監登聞鼓院列仲光純粹而能剛  
疏通而省立魯如隆吳府奉新縣甚有政声次

歷福州通判又有閩决之奪此二人者實可應  
通亮公清不植党与之選

除給事中奉高似孫自代狀

右臣伏見文林郎紹興府會稽縣主簿高似孫  
夙著俊聲能傳家孝詞章敏贍吏道  
奉以自代

奉宗室伯沫師津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 全旨比來宗室在  
朝者少可令兩省臺諫侍綴各奉有文  
孝器識者二人以備選擇者

右臣伏觀朝請人失前知慶州趙自沫少登世  
科退然儒雅操守全正政事中和若蒙擢實朝  
研可以表率宗盟春秋寢高伏望速如進用儒  
林郎新池州銅陵縣丞趙師津忍貧好孝屬操  
勸產旧名師因嘗在江東与表孟明同為縣丞  
一路称此二人而師津至今沉滯迭調穷而益  
堅不改其操國家教養之久宗室矣才日中臣  
敢以此三人仰備選擇

除权吏部尚書奉谢天錫自代狀

右臣伏見從事郎廣南西路徑略司幹辦公事

謝天錫徑明行修推重鄉曲一入太李衆譽翕然省試為上三名產退謹飭至今尚以選調遠官人皆有遺才之歎臣今奉以自代

除顯謨閣直學士奉馮端方自代狀

右臣伏觀迪功郎前隆興府奉新縣主簿馮端方李向淹該詞章典麗自其少時已為故戶端尚書孫覲所稱晚霑世賞筆力愈高維名士交稱而尚沉選調矧又稟資寧靜吏事不苟臣實不如奉以自代

奉馮端方江疇樓訪狀

准尚書吏部牒奉 聖旨令侍從給合

臺諫各許荐奉所知謂如公人李熾可任清要公人材衛可任劇煩公人剛正公人疏通下至將才智謀勇略或有所長亦各以名來上者

右臣伏願承直郎前楚州團練判官馮端方性行淳茂文詞現常真可以掌誥代言久沈百僚中論所惜其人已老欲望蚤賜擢用如淳熙間韓元吉列孝豎之比從事郎江疇李向精博議論閑放居為人師頃為徽州司戶參軍不惟吏

事公勤門有諸生授業甚衆可備孝官之選後  
事即監行在点檢贍軍激賞酒庫所糴場門樓  
助少負後声记聞該洽居有鄉曲之譽文有制  
誥之体宜居館閣育才之地使之涵养成就端  
方物二人<sup>時</sup>與臣皆同鄉曲姓氏偶同即兆宗  
党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奉臣甘坐縲奉之  
罰

除吏部尚書兼翰林李士李張虎自

代狀

右臣伏觀從政郎新西浙京路安杭司幹辦公

事張虎操履至純表裏如一李問詞平俱有過  
人奉以代臣實兄公濠

奉俞應符李兼郊肇之充監司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 奉旨改察見任待

關監司公共荐奉者

臣等仰惟國家多事急于求才而監司所繫尤  
重臣等即當恭承明詔竊謂進退人才者朝廷  
之权分別是否者臺諫之職臣等雖在論思獻  
納之列不應与間考察之事若公共荐奉所不  
敢辭但以人既難知、亦不能皆合如列銜共

奉復恐所見不奉既不敢從奉資淺之人又不  
敢大拘資格並是公共商推不敢有私親党合  
謹同狀各隨所知開其職位姓名及其所長  
奏謹列具如後

一臣上奉

承議即行司農寺丞俞應符奉繼世科  
嘗辦劇邑疏通而有守精敏而善謀  
朝清即知台州軍州事李兼清白承  
家公廉錯物已著維蕃之績宜為攬  
曹之行

朝請即權發遣全州軍州事郭肇之本  
猷挺特論溝公平使居部刺史之職  
必有古庸僕之功

右謹錄奏詞伏候 勅旨

荐沈端叔王度劄子洞後官

公考竊惟國家自更化以來求矣最急得人  
多其大者固已收石進用其小者亦蒙東枝器  
使然以公考耳目所接就有遺焉伏見承直郎  
前監行在左藏西庫沈端叔文孝老成操行无  
玷自為諸生由舍選擇褐成均多世咸所推重



分教章貢振作士氣人知鄉方其時權臣禮國  
方帛遂上封言事之人端叔奉檄枝考試庐陵乃  
以材事滂木之遺命題又發策言一路之通塞  
繫乎人材之消長遂論鯁功不拘時好及在左  
帑委蛇莞庫鎖銖又謹抱負所長不事表暴至  
今猶因選皆端叔處之伯如也從事即前安慶  
府、孝教授生度性資粹如詞米藻麗馳声工  
庠之久遂由含選登科屢更憂患凡二十年僅  
有三者孝殖愈進之氣不衰為安慶得教授江  
淮兀子不遠千里而至居鄉又以孝竹有聞其

等深歎其人俱知其事苟不以上問當任蔽賢  
之責欲望朝廷擢用寘之館李矣稱其選

李嗣二德基奎趙積進充边郡狀  
准尚書吏部牒奉 全旨命侍從而省  
臺諫各荐孝边郡太守三二人姓名来  
上者

右臣伏觀朝散郎監登尚教院鼓一德出自世  
家慶更繁劇纂輯經史著右今政事錄以為親  
警損知建昌軍諸司友荐得知泰州以憂不赴  
今徑列院物套甚美通直即前知建寧府建陽

縣綦奎名門之裔官業可稱建陽散号劇色奎  
勤于抚字号称治辨列剡政績未蒙擢用曾叔  
祖故翰林李士宓礼建炎艰难之時实掌書命  
著兵筹机要上之奎習熟闻見使之乘障必有  
可現通直即三管台州崇道观趙積謙西洛故  
家少年尝冠鉉闈方為幕取知旁路不緣介  
绍遂得改秩作邑宜兵前政实权臣之党月解  
拖欠至多積謙方議臣党補解而郡不容積謙  
謂一時奉命必致鑿室取办慨然清祠而支人  
咸惜之臣今並奎克边郡一德綦任使尤所

荐黃膚卿林椅劄子同倪恩

臣等叨塵從列仍侍廷帷既不勝愛君之心无  
以效報國之志惟有獎提英俊振拔滯淹使其  
人有能致身于時則臣等可遣蔽美之貴今得  
二人焉竊見從事即前临安府、李教授黃膚  
卿志節有称詞章时出所著比奎人卷專論本  
朝昔与契丹為鄰後与如貞所辱究切事实維  
祖宗盛時不曾一得志于比夷靖康以來動皆  
國家失計指陈事实略不忘諱刪削繁之極便

觀覽自亂華編諸書以來皆不及此若陛下  
以之覽則必憤夷狄之世誰痛人謀之致辱  
臣子流之則必廣求禦戎之策務為疆國之謀  
文林即紹興府李教授林椅淹貫經術博考  
古今所著周禮綱目一書專論成周法度官職  
以類相從皆撮精要周公遺制可奉而行既非  
泥古以違今直可接經而從事自新莽比周名  
其實蚤與寧新法者以理財遂使指為虛言矣  
不可用惟椅之說粲然可現二人者皆負財名  
務為有用之李不惟編載有依其所著論又皆

明白洞達有益于世尚其本各自繳進臣等仰  
惟聖李高明于經于史皆所由意而二人所  
著書實可以上裨緝熙之万一欲望聖慈特頒  
睿旨降付三省看詳如其實可採錄乞加擢用  
以示褒勸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論寔行空言任勅命所刪定官輪對  
臣聞善為天下者責實用不貴空言然名為空  
言而行可底績者方所以為實用者為實用而  
行之無益者適足以為空言此不可不察也  
陛下即位以來又聞言路取攬人才慨然念治  
效之未及鄙無用之空言而務求其功于實用  
者此誠得孝宣總覈之意而言者不思爭為實

用之說累年以來言者甚衆往已陳而厭聞  
于是虜搜曲取毛卒以應故事民力方匱而言  
利不已法命已繁而變更日增凡此皆号为实  
用者言之則真若可听行之則不見所益從而  
委以施行課其成效則且多為囹圄形數以美  
觀覽然則所謂实用者果非空言乎孟子陳克  
舜之道以為齊人莫如我敬王陸贄論諫于搶  
搶日不暇給之時未常不牽于仁義掌本朝  
陛下聰明英睿隆寬尽下而進言之士不聞引  
經据古詩謨遠托徒藉細故以為实用而售其

迎合之術臣竊惑之唐太宗求治之初魏徵仁  
義之說自今觀之是為空言封德彝法律之說  
自今觀之是為实用然太宗断然行魏徵之言  
而成貞觀之治外戶不閉行糧不齊米斗三貫  
凡至刑措蠻夷君長帶刀宿衛且曰惜不令德  
彝見之然則孰為實用孰為空言也臣誠不佞  
瞻望清光之初誠不忍自棄所李据據細故以  
幸于施用其深懼六經致治之盛法寢為空言  
是以冒天威而進其說惟陛下赦之

論災異

臣聞魏相之事宣帝多以異聞為言李沆之相  
真宗每奏不美之事此忠臣所以事君而良史  
因以垂教也蓋人主居富貴之極操生殺之柄  
論士日進佞說而直者亦唯不言祥瑞之出則  
潤色而張大其辭災異之見則掩覆而變易其  
占此二臣之所憂而明主之所察也 陛下之  
畏天可謂至矣四方水旱盜賊之事无有不知  
知之未嘗不深圖而力行之天之仁愛 陛下  
亦可謂至矣不以休祥為太平之應而時出災  
異以示警戒之端夫天人間相去不遠太戊  
以著為定命嘗有申請得旨命給舍看詳因循  
至今未有明文欲望春旨檢牽浮誕元年臣僚  
所奏命給舍疾速定議或予或奪著為成法則  
事出于一无不平之議矣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四明樓

鑰大防

奏議

論

論 玉牒全語

臣聞堯言布天下非若後世詔誥之言也蓋其  
都俞吁咈出于心而應于口行于身而形于言  
是所謂有德必有言者也 陛下臨御以來言  
之聞于外者天下誦而鼓舞之臣忝幸獲一  
望清光天語之發震服不暇獨念親逢堯帝之

全而零遠小臣无由时闻玉音既而蒙恩兼  
王牒始尽見記注所載仰而歎曰 陛下之言  
隨事而應是皆出于心行于身察見治乱成效  
之机指之六经而暗合考諸三五而不謬備在  
編簡不一而足臣不能悉奉以進敢取其大者  
而鋪張之 陛下嘗語臣下曰声色之事未嘗  
略以徑意至于宝貨珠玉侈麗奇異之物心所  
不好亦未嘗失之讀通鑑至楊阜見人主之非  
則勃然觸之与人言未嘗不道 陛下曰人君  
所言不可以人臣漏泄為罪縱使漏泄適足以

彰君之美因奉陸贄之言曰 諫者之狂証明我  
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又讀至黃皓  
事 陛下曰人主于近習不可不遠昔仇士良  
教其徒固寇之術可以見矣又讀至馮執沮張  
華事 陛下曰小人之諫君子其浸潤膚受委  
曲如此使人至墮其術中而不知紹興三十二  
年十一月有旨令八內 侍省權免進了 陛下  
下曰 祖宗以來止許人進一子此曹人多則  
黨盛今人數不少君平居无事犹可漢唐之事  
是已隆興元年九月有旨已降親札付張浚王



彥應兵將官有奏報文字及有陳乞並宜付通  
進司投入毋得依托左右近侍以進凡此方條  
皆人主之要道當今之急務愛君憂國之士欲  
言而不敢且累千百言而不能得其要者 陛  
下于從容答問之間形之于言可以大信于方  
策可以為法于後世猗歎盛哉故耳声色異物  
之奉容人臣諫諍之直遠近習察小人減內侍  
之進子禁兵官之依託皆 陛下躬行之實心  
術之妙宜其不假酒色而發于外者如此其巍  
也臣昧死不勝倦、惟望 陛下待之以誠

守之以久日行其道日新其德當如周之文武  
終得逸樂之福毋使唐之魏證謂不及于正規  
之初則天下之幸社稷无疆之慶也

論土木之費

臣仰惟 陛下恭儉惟德敦朴為先宮室尤圖  
未嘗與作禁禦游觀之地至有弗葺者自非殿  
宇之繕修孝校之崇節府庫之瀾官守之徒不  
肯輕用民力蓋 圣意深知土木之功定為官私  
之蠹故節費省事以垂後則然臣竊見比年以  
來二役相繼亦聞有不急而可以緩為之者土

役之與勞擾非一蓄材植者有強買之惧事未  
作者有奇役之擾廣道路則列肆有毀撤之驚  
敝基址則連甍失已成之業如此苛事未易悉  
數或曰是役于游手而不妨田里之農事是出  
于贏貲而不闕有司之經費物皆給以布直而  
無科歛之擾勞皆予以賞典而有勸功之心是  
皆不究夫利害之實者也游手之役不費于財  
乎贏貲之用不出于民乎給以布直徒有其名  
予以賞典不及于下命令之出誰敢不承要不  
若前數年之無事于此也故嘗謂人君之善儉

者當如漢之文帝而善于用言者當如我朝之  
太宗夫以漢室之富百金之費宜不足惜而文  
帝以吾之百金計民之常產一臺之費可資十  
家遂終罷之每事如此安得妄用此所以為善  
儉也以正府之貴營一假山亦不為奢而姚坦  
之言深切似過太宗時已為之一聞坦言歎  
其傷民亟命毀去言非親聞感悟如響此所以  
為善用言也以今現之民貧益甚下戶之產不  
直一金田野之天終歲勤動而不免飢寒閭閻  
之人以數百錢為資身之策下役之與費以千

萬計者不知可為几家之產州縣之間一金一粟之不輸則鞭笞立至追科之日械繫滿前号呼塞耳錙銖積之以充府庫一役之兵費以千萬計者不知出于凡人之輸然則文帝之言為有旨姚婢之言為甚切太宗皇帝之德卓乎其不可及也以陛下之恭儉敦朴而至猶敢以此為言者誠以今日事力尤非文帝之時之比則愛惜浮費當又過之臣遇欲望者慈念財用之至艱罷土木之不急遠追文帝之美近法太宗之全更復深軫姚坦之言則節

省之益非止一端恭儉之盛冠乎百王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富庶之源當在于此臣狂愚妄論惟陛下赦之

論六曹法司

臣仰惟陛下垂意章程務極于允爰念吏部七司所關者大修書之日詳加裁擇書成之後又為總類選分雖分條貫屬一誠以法守之地不可有毫釐之差也臣竊惟修法之事固已周密用法之吏尚有可言蓋七司之法頒之四方而用在吏部長式即官年除歲迂難以及其通

習吏人久自行業久未及盡知源流則是用法  
之責令在法司夫文法之習至以名家要領明  
練條華旁通倫類習之有素以為術業然後可  
以審處是非議定輕重竊見紹興元年臣僚申  
請七司各有掌法業止係收掌文書即不共檢  
條法乞將掌法業改為檢法業內與分並于太  
部大吏內選差請曉條法之人如本部無可選  
差許踏通指差使掌本選之法事有不能夾者  
听委法司鋪叙條格然後長式批法与奪此誠  
用法之要也屬緣節江隆旨裁減吏額往、將

外差法司充其減罷之數日今雖有法司去處  
亦不抽差裨日文法之人正是就本部遷補既  
非素習文復迂徒棄分不常其守安得明習貫  
穿以資閑衣修之甚勤而用之不求其要誠恐  
有所未盡也臣愚欲望春旨明詔攸司詳欲詔  
興元年旨揮專置法司厚其廩給而嚴其罪罰  
久其歲月而優其迂補使事有所任責有所歸  
庶几有以仰稱陛下立法之至意如蒙全慈  
採擇以為可行文部亦乞尽依吏部處分或恐  
重于多置吏額莫若隨其事之劇易吏少刑三

部則各置一名禮兵工三部則各置一名並擇  
曉法之吏使之字意可此長二即官提綱于上  
法司守踐于下則亦部事皆得其平矣

論治道任宗正寺主簿

臣聞人主之德與天下不同臣下苟有才長皆  
可以自見一之今捨所短而取所長則天下不可  
用者人主天縱多能下祝臣度是大倫道全美  
百行衆善无一毫之睡長慮却顧万几庶務無  
一事之失然後是以御四海而圖治功繇漢以  
來人主銳意修政率不过数年而怠陛下以

睿哲之資臨御二十年而憂勤兢畏踰于初載  
臣下不足以望請光尚何俟于微臣之言独惟  
人臣之事君非必皆好為諛悅盖其心每期君  
子善一有盛德謨訓將順歸美惟恐不尽以期  
人主為善之心間有不及則敢言者寡故天下  
之事惟見其全之尽之也人之一身况有无受  
病之處天下之大无有元蠹弊之厚善者病者  
不以无病而廢調揖善為國者不以无事而緩  
或惧然後為得也漢唐賢君則無可傳之烈如  
高祖之好謀能听文帝之以德化民武帝之雄

材大略宣帝之信賞必罰光武之自濟大業明  
帝之出枉必遠唐太宗之除亂致治明皇之房  
精廢政憲宗之剛明果斷有一于此誠足以建  
功主事措天下于小康然而必有以議其後而  
尼亦有愛其弊者正以如前所陳見其所長不  
見其不及而不能以自勉也是以堯舜之盛曰  
儆戒無虞曰兢業一日二日万紀湯以文  
事自責曰改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榮與婦謁  
盛與苞苴行與諛夫兵與故儆戒兢業在堯舜  
為不必慮所謂六事者又皆湯之所无而聖帝

明王季其不必慮與其所无者日以自勉蓋不  
惟未嘗一日忘天下亦惟恐吾身毫髮之不及  
此漢唐之君所以不能進也方今邊陲雖靖而  
夷狄未賓紀綱雖紊而方日尚踈敦厚士風而  
產耻不振擗節國用而公私俱匱北歲豐登民  
力且困重以歲早尤難支吾 陛下日異視朝  
廣求民瘼元所不用其至臣誠不佞竊怖古人  
責难于君耻不及堯舜之意欲望 陛下遠稽  
古昔俯鑒近代凡其可取者必思兼備于今日  
凡其可戒者日思所以去之如湯之六事皆今

之所无亦從而深求其端倪則全德日新又  
日新上益有以當天心下益有以澤民物以是  
而求所欲為者无不濟矣臣不勝憐愛君之  
心妄進芻蕘之言惟 陛下擇焉

論責成

臣仰惟 陛下臨政願治彙二十年孝、万机  
兵利除害誠不為少臣愚无知竊有進焉九天  
下之事君相講求于上士夫獻終于下大綱小  
紀略已周徧而事之已議、之已行未底于成  
而遂止者尚多有之臣嘗考求其故蓋朝廷議

之既熟成命一敘則謂事之施行下之人奉承  
約束文移行遺紛紜良久則以其文告于上方  
其播告之効天下皆謂其大行書之記注亦曰  
公日行允事其实事未及免而止矣此所以事  
緒徒繁奉行者去而適從良法美意日講于前  
而澤不得下究事不見成績故迄今會計見效  
未能其稱一陛下大有為之志也事有大小、  
者可以立辨一出督音隨即罷行若事涉大休  
所以為國家深長之訓者之非磨以歲月亦見  
其成具如此曰為富國之本水利為農事之要

陛下家所留意施行不一然至今不見成效行之太遽者或至擾而無益行之本緩者或至寢而不報豈天下之事終不可為也臣愚欲望陛下遇事之欲行者俾大臣詳利如害計若產其行之終無益或利害微末而不足行者慈後簡省若其又可行而稍費歲月者朝廷置籍紀其事端及施行之日月約事之大小為久近之期以時奉催不辦不已如此則事之欲為者皆有端緒陛下所納之勤圖治之妙日底于成而後治效可睹矣

### 論宗室右選徽廟

臣竊惟國家忠厚之德冠絕前古親睦九族无所不用其至是以慶源蕃衍人才輩出皇朝盛事尤非歷代之所可及近歲以來修謹好孝者由衆士失敬仰之不暇此皆陛下聖德感化之所致也然曰進士任子而為左選者堂除銓選各有成法无官人有孤遺請給亦足以治其家惟是官右選者人數極多往往遠外元援鮮能自拔于稠人中以求用于時添差又有恨負不可多得惟特歲屆以餽其口州縣又以



窘匱之故俸給不能一、如期所在多有无告  
之人歷歲寢久負多闕少已不免待次之窘近  
降旨擇項減負額大約四分中几減去其二三  
凡宗室之賴歲布以為生者待次遂至四年狼  
狽立見誠可矜憫如此則有官者返不若无官  
人孤遺請給之優 陛下富有四海寧肯于天  
族較此尾末但以宗室不敢自言故此情无由  
上達况夫礼義生于富足一有失所則流蕩為  
惡如水就下犯法者必重尤非所以愛之也臣  
愚欲望圣慈深軫磐石之宗尽復歲布負闕庶

得天族各遂仰事俯<sup>育</sup>之計以助成信厚之風  
不勝事甚倘或圣意犹以為冗則乞明降旨揮  
于前未所減數內復三之二或且復一予文數  
亦可少寬目下艰窘之狀不為小補

### 論浙江渡船

臣竊惟江水之險元如錢塘不惟水面濶遠風  
濤可畏加以沙漲無定日有改易 大駕駐蹕  
往來尤衆紹興初年渡舟屢有覆溺蓋舟人曷  
利相載以行弭擢申流恣以乞取忽過風濤奉  
舟畏沒操舟者獨以善泅獲免是而時宋司轉

運司指置官造臣艦舟之愛又各有定數五旗  
蠹牌各有色別以蠹牌之入為篙稍及補足之  
費自此往來委便所利甚博成規具在可奪而  
行洵中一再修葺近復廢壞不惟渡舟罅漏成  
規亦不復遵守人蓄雜糅私渡競進近者連日  
有覆溺之害都人駭愕行道傷歎臣愚欲望聖  
慈行下兩浙轉運司修造官舟矜極聖狀悉奉  
先立約束以濟病涉之人在官司為力甚易而  
夫之受實惠者不知甚几推朝廷函圖之

論道孝朋黨任宗正丞

臣聞天下之大患每起于細微明者察之昧者  
忽焉不惟忽之復以察之為過迨其既成又已  
矣及此天下之患所以相尋而不已也後漢党  
錮始于甘陵南北二部之謠唐之朋黨始于李  
宗閔賢良之對本朝元祐黨籍始于二三士  
夫不得志之徒事之初生若不足憂橫流不止  
害不可言今日朝廷清明豈役有此然粗見端  
倪不得不慮是敢先事而言寧犯狂僭之誅不  
忍自為緘默惟陛下察之大道者天下之所  
常日孝者士君子之所當務秦漢而下斯道不

明誦說相夸去本弥遠 國家 累聖傳授敦  
尚斯文數風聿兵名儒闡出講明經術究極精  
微然後培道者不涉于異端為孝者不至于  
用恭惟 陛下天縱聖性帝李高妙体斯道于  
己安而行之賞不輕予刑不遽施寬猛相濟  
有駭故批中之傳也喜怒不私嗜好不聞隆寬  
尽下有言又從克己之仁也 雖、在宮臨朝尊  
嚴清聞之燕不見惰容謹狹之戒也清心省事  
湛然凝靜物未斯應念所適莫正心誠意之孝  
也凡前儒講貫發明之大端唯是教者而陛下

下垂而有之臣愚何足以測識然青天白日孰  
不知仰而士大夫之間議論則有可疑者臣竊  
惑焉比年以來曰批中曰克己曰謹獨日止心  
誠意往、有所諱而不敢言人主躬行此道于  
上而士大夫及諱言于下試考之十數年間章  
奏无慮十万未聞以一語及此而又相戒以毋  
言孟子曰齊人无以仁義与王言者我那克舜  
之道不敢陈于王前以為齊人莫如我敬王者  
而 圣世乃有此風何邪故凡士之端謹好修  
談論經理者一切指之以為道孝小則識笑大

則折辱又甚則疾之如仇士之遭此者其間蓋  
亦有以自取然而俱為士夫由李以進所謂同  
是堯舜同非桀紂而何相疾之甚也臣嘗讀大  
雅之詩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厉階至今  
為梗詩人之意蓋曰房階之梗由天好競者之  
為之也使士大夫操心無競則何自而至此耶  
民嘗求之牛李之事雖曰李黨多君子牛黨多  
小人然德裕一聞御文大夫之除則流涕寄謝  
至其不然則遂為敵仇嗚呼非競而生房階者  
乎无枯紹全之事又可知矣故嘗以為近習之

排士夫非衰季之世无此若士夫之自相排雖  
盛時亦不能无之漢之黨銅叔在官官乘王之  
昏而律為之无足怪者若唐之朋党无祐之党  
籍則士夫自相傾軋使人主莫知道從為害尤  
甚蓋惟人主能用中然後可以消弭未于然而  
使天下不至与甚弊惟士大夫能无競然後可  
以衆覽和于朝而使國家不生于房階今陛下  
下批其兩端而用其中自不應過慮而察士大  
夫之闡未能无競向者執政以虛言相識訶而  
近者頗有其迹矣臣愚欲望春慈明詔中外咸

推无競之心勿徇一偏之見精白一豪以承明  
主之休德臣前所过慮自可以消弭于冥、之  
中臣不勝拳、惟 陛下裁幸

論明政刑

臣聞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齊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曰国家闻  
假及是時明其政刑孔子以政刑為緩而孟子  
以政刑為先人惑疑之蓋一道也孔子非以政  
刑為可廢孟子非以德礼為可忘蓋政刑不修  
无以為國及其既立化乃可行仰惟 陛下臨

政願治二十餘年而憂勤不怠圖回日切今者

中外少事朝廷清明年穀既登流莩粗息外則

边鄙之不聳内則盜賊之不興既非賢哲馳驚

之秋可謂國家閒暇之日而又延登宰輔共圖

治功當此之時若復玩歲指日之恬武熙視國

之蠹弊為當然以民之疾 若為細事置而不講

趣了日前使一旦有水旱盜賊边方之警則必

事出倉猝死復優暇今日光陰豈不可惜仰惟

國家累圣相傳 仁宗皇帝 太上皇帝在

位最久 仁宗開文章閣命名臣條上當世急

務乃在慶曆三年 太上逐叔臣之黨更化善  
治乃在紹興二十五年皆是在位二十餘年之  
後非若前代人主始勤終怠之比是以士氣振  
作朝綱不隳嘉靖有邗北實我宋之家法也  
陛下垂意改刑何事不孝臣愚過慮杭窈有言  
改刑二端所該甚廣无問内外皆在其中今日  
鬼官之負最多而足周用之材養兵之費最重  
而少精銳之卒游手倍于農人而趨末者日衆  
婦明坐困州縣而冒詐者實繁問食貨則困用  
既虛又非藏于天下問力役則貧弱月困不能

安于田里加賦之害莫甚于和買而紹興近輔  
之地斯民无聊未知所以寬恤之術取民无制  
奕甚于摧酷而日都首善之地設法尤盛日求  
所以張大之方水旱雖曰稍息而蝗蝻遺種尚  
多安得不為來歲之慮盜賊雖曰不作而民間  
愁歎尚中安得不思預備之宜此皆政之大端  
也如此等事未易悉數未問外攘之說先求內  
治之漠如以為小康則真若无事誠加思慮不  
勝私憂用刑之道在今日實為公平人主无喜  
怒之私朝廷无風旨之聞一付有司動循三尺

然而四方冤獄尚多有之若无辜陷罪固當痛懲詭法惡毒亦非令典祖宗非不隨事寬宥然當是時法家者流皆是西北強毅之士堅執成法或至少息故每使儒臣治獄謝議其間有司既不失官守而法禁亦不至煩苛今則不然用法之人多言除德重辟強劫亦或失刑雖曰忠厚所漸者深然有姦冗不勝之弊刑之不修此其大者臣愚竊為陛下惜于閒暇故願陛下速為永圖雖未能每事更張曠然一變豈可不深思其故使之日新伏望睿慈探孟子之

至言明政刑之二相般樂怠傲固聖址之祈與苟且固循恐良時之易失臣憂國有素不敢繁瀆惟陛下幸赦而留意焉天下幸甚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文淵先生文集卷第十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奏議

四明樓

鑰大防

乞正 太祖皇帝東嚮之位在温州

臣仰惟陛下聖孝冠古通于神明亮陰端憂  
哀札兼尽称天定謚博采衆說務極其當臣假  
守偏郡安敢妄議宗廟以平戾誅自以世受  
國恩蒙被使令有懷不言是為欺天臣切見近  
降旨揮恭為大行太上皇帝升祔有期增置  
大廟一室奉神灵臣不孝亡術文在遠外通



听塗說嘗有見聞臣居明州近故龍圖閣待制  
趙粹中寓居臣鄉里聞其任吏部侍郎日曾進  
廟議請規其書熟復其說臣既擊服粹中亦深  
自慨歎至于流涕蓋謂太祖皇帝開基創業  
之盛而不得正東嚮之尊故之典禮稽之古誼  
本無可疑熙寧五年首以王安石之臆說變亂  
古制陰使章衡倡為謬論雖名臣如馮京梁燾  
盧士宗司馬光等力辨而不能回孫固及復論  
議僅得不廢配天之祀而東嚮之礼竟不獲伸  
紹興五年董弁建議孫近李光折彥肩劉大中

廖聞晏敦復王但列寧止胡交修梁汝嘉張致  
遠朱宸傳申先何慤楊晨莊必彊李弼直皆是  
其議趙渙奏陳尤力太上皇帝擢矣為侍從  
渙為監察御史言已矣而一趙需獨不以為  
然徒以諫大夫之重議不出已橫加沮抑然犹  
畏公論不敢非毀但以徽宗在遠未當專議  
遂寢其事淳熙元年粹中以當時群臣所奏悉  
加銓次為陛下言之絕蒙睿旨下之礼官因  
子司業戴几先兼权礼部侍郎力沮其說而言  
无經據粹中又進瀾異一書深切著明終亦不

行臣詳叩之粹中言凡先本不足以搖大事蓋  
嘗密言于執政以為太上皇帝萬壽之日未  
應議此以致中輟今大日太上皇帝方將祔  
廟維其時矣陛下親承付託以太祖皇帝  
七世之孫奉紹興五年制禮之遺意取粹中所  
進一書申命討論止太祖東嚮之位參先朝  
群臣之說定我宋宗廟之禮省有司增室之  
役為万世不易之法以慰列圣在天之灵臣  
不勝大願不敢首避斧鉞失今不論後實難言  
使他日未先狗馬填溝壑雖有可言之路亦已

甚晚矣惟陛下赫然英斷奉而行之實天下幸

貼黃臣始得粹中所集廟議及瀾異等書  
又有雜說一編皆已經進御或恐內府深  
藏未易尋究臣嘗傳錄副本乞降勅旨取  
索謹當繕寫投進

臣伏以宋廟云事大体重不敢聞于  
外庭如蒙圣慈不以人廢言伏乞睿旨以  
粹中之書出自圣意付三省施行  
臣職居遠外合具奏狀正以事當嚴密恭

讀中興會要紹興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太上皇帝宣諭宰臣曰臣僚于利害  
奏劄士大夫自合親書不須計較字畫工  
拙敢循故事以劄子親書按進仰乞睿煇  
論恢復知温州被旨奏字

臣仰惟陛下親受至尊壽皇皇帝付託之  
重統、方几惟日不足天下之事不勝其繁臣  
愚以為當先立乎其大孔子于魯則先三家于  
衛則先正名豈无他事可為蓋莫先于此也國  
家之大者莫先于恢復之計君臣之間所當朝

夕以謀之而在天者有數存焉不可以疆為也  
高宗立國于兵火擾攘之中保全東南兼愛南  
北蓋三十六年而傳之壽皇壽皇即位之  
初慨然有志于中原練兵選將躬親騎射以作  
士卒之氣不惟時未可為正以高祖年高厭  
兵至孝承志終守和好以修內治蓋二十八年  
而傳之陛下陛下念祖宗積累之案痛  
二聖播遷之禍承兩朝未集之勲憤夷狄亂  
華之久軫遺黎陷溺之深今日之事豈復有先  
于此者臣在遠外國莫窺廟謨之祕若自登極

以來詔令為民而下所以我飭士夫警策將帥  
皆足以感動人心今又講蒐田之法人固已知  
聖意之所在臣猶有言者非敢勸陛下好兵  
亟戰桃疆鄰聞邊釁縱將士以邀功而生事也  
誠願陛下專以恢復之計為心且而思之  
藏而圖之陛下果篤志于此祈上天之助  
順則畏天之心益謹望祖宗之陰祐則敬  
祖宗之心益篤恩欲如唐太宗傳頡利以奉神  
堯之歡則事親之孝益至以至欲圖外攘必務  
內修則政事日以奉欲謀西北先保東南則邦

本日以固非將相无以佐大業則求文武之才  
必備非儲蓄无以奉大事則用天下之財必儉  
務求忠良節義以備任使則諛諂面諛凡可以  
害吾之治者不約而自退務養神氣精力以待  
事机則晏安嗜慾凡可以傷吾之生者不戒而  
自定边防以修改以戾如此則遲以歲月歲  
甲兵未動版圖未歸而恢復之計成矣一旦天  
道好还天意悔禍文武之士雲蒸霧集王師順  
動豪傑響應則大計可奉于以攄高皇之宿憤  
焚老上之龍庭奉萬年之觴為重華之壽而

後陛下之孝道光矣國家之大恥雪矣若非  
及今而圖之事机之來豈能以一日之力而得  
此哉臣區、愚衷犯分進說惟陛下裁赦

乞寬茶鹽權貨之法

臣聞古者官養民後世民養官蓋古有井田之  
法民生而授之以田法度明備養生无憾是官  
養民也自井田法壞流弊歲久尺寸之地无非  
斯民交易以為世業而出其租賦以供公上此  
民養官也後世用度日廣什一取之而不足又  
重取之又有曰茶曰鹽与天權貨之屬皆出于

山澤之利民取之以自養者酒所以成礼所以  
養庄古惟以沈酒為禁而後世權之凡此數者  
國家既擅其利以供養兵与支費之大端其勢  
不得不立法以禁切之豈特便利孔專出于工  
亦所以抑制豪彊恐其專利以陵貧弱也為政  
者要當究其本源而与利聚歛之臣不思大体  
奇請他比繁文日增至于今日罔密甚矣搖手  
犯禁非所謂易避而難犯細民貪利法出姦生  
不惟不足以勝之而奉法之吏臨事雖欲坐以  
深文亦有不得而尽行者使其尽行必致生事

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臣嘗感其言而智識短淺未能為國家建畫長策若從而輕之又恐愚民無知抵冒益衆欲望聖慈軫念元、謂設禁者本有不得已之意而犯法者初非甚可罪之人或有不休國家寬大之德于是教者更有陳請重設法視平民如寇仇于見行條法是外創意增添者惟陛下一切寢而不行甚者或懲其志言播告中外使天下知聖意之所在則斯民陰受天

地之大賜所以保護元氣而壽天下之脉者或在是矣

### 論訓練禁兵

臣聞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自辛巳甲申用兵之後天下狃于無事兵備寢弛壽皇聖帝長慮却顧外欲為恢復之圖內欲修固本之計申飭州郡訓練禁兵立揀中之額有路鈐按教之法有朝廷点摘之制雖未能盡為精銳而每州各有數百人可用之兵盛今日振盜賊帖息可謂明效大驗矣臣試郡海濱恪遵故事月自按試

以行賞罰不敢不謹而猶有可疑者兩軍決戰  
弓弩可以及遠而短兵可以角敵較之二者短  
兵之用尤多軍器固不一而足大約弓弩鎗牌  
長刀皆不可不習至如擊砲以禦敵馳逐以援  
險皆當習于無事之時乾道元年專降指揮禁  
軍武藝只得教弓弩手餘外武藝更不教習軍  
士有長技而不得自見既以沮其勇氣亦恐閱  
歲因修无所激勵日成廢墮方一欲用必至扞  
格至如定砲之類尤非一日可習州郡但知奉  
行指揮而遠慮不可不及欲望聖旨下三省樞

密院議定速賜行下依旧制閱習于軍改戒非  
小補

論保治任考功郎中

臣聞無虞者盛帝之所戒无难者圣人之所惧  
持盈守成大雅所以称太平之君子也国家以  
堯授舜，授禹所謂三圣而守一道揖遜之盛  
超迈千古 高宗皇帝中興之初身濟大業時  
尽東南艰勤百為益十余年而後小康晚有卒  
已之擾兢兢克終以享九齡肆我 壽皇圣帝  
受禪之初說意有為虜情不測于戈相尋一人

國迴于上臣民寒心于下加以甲申之警雖卒  
從和議而怪略之志不忘益勤万几聖德日新  
比年有旱潦之災寅畏天戒廣求民瘼四方章  
奏惟恐不聞鉅放惟恐不多賑卹惟恐不至愁  
歎化為謳吟姦盜為之帖息脫履万乘以授  
聖子二帝相傳体堯蹈舜冠德百王皆以統  
業、以致此崇高之盛陛下承熙洽之運  
膺付託之重垂拱以視天民之阜誠千載之一  
時也鐸儀鉅典次第蒐奉又足以為太平之榮  
覲也中外靜謐邊鄙不聳虜使恭順文恬武熙

夫何為哉况復仰造壽皇之詢日晏坐朝教  
致所政講論經理篇帙有加為臣子者何以仰  
贊聰明然區、愚忠于勝愛君憂國之心以為  
无難之世易于因循此如人之一身時有小疾  
則飲食起居動知戒謹固有尪羸而壽考者強  
壯之人未火氣病血氣尚盛多恣所欲疾偶未  
形因謂之安此固良医之所惧也孟子曰國家  
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今日之无事实陛下  
暇日之時也改元之初三宮徽号之儀長秋  
冊室之礼皆不可少後自今凡稽古礼文之事



動有重費而无益于治道姑俟于施行務求實效无事虛文軫未而徹桑之言思大寒索裘之戒且而圖之使事有備先為不可勝以待可用之机以保盈成之業于无穷天子之壽碩復有大于此者乎

論流民

臣試郡永嘉本无善狀晚迫替期誤蒙陛下收苗使備即列二年之間粗知利病近闻有流徙之民日夜念之民生豈欲輕在鄉土自非水旱太甚何忍散流去歲旱禾成熟人心晏然

蟲為孽所損不多晚禾未登偶闕秋雨然未至甚害也而流散不已州郡既為之減放苗米括來海商存撫賑卹雖得少定而去者已多不得不為之計也臣聞富弼賑渚之政在本朝最為稱首然考其時弼知青州本自無事流民乃自河北而來弼不以非吾土之民而不任其責調護惠養委曲周<sup>全</sup>尽迫麥熟而歸又予之以道途之費收其強壯以備卒伍今日亦可倣而行之右者後民寬鄉其被心有法其歸必有處今之流民扶老携幼顛頓暴露不知息肩之所其

有親戚知識以為歸者无几率皆茫然遠去以  
僥倖万一未至淮上其狼狽于道者已多至而  
失所則老弱轉乎溝壑壯者不為盜賊則或為  
跨淮姦人誘略北去以為奴婢无復生还之日  
又可慮可哀也臣愚欲望睿慈具念愚民早賜  
處分行下兩淮監司帥守條畫措置如其已有  
所依未能自还者听其自便苟无所投告願歸  
而不得者量給貲糧使之復歸如此等入亦足  
以語化鄉里使之安土重迁甚願備率伍者欲  
貸種糧老有官君子各以富弼之心為心隨宜

措置救于瀕死之際其所以救民心而鎮邊服  
者于是乎在條目听其自為俟其事定各以給  
貸招抚之數中聞虞几官无重費而无知之民  
不致陷于飢餓之水天实国家之仁澤也

乞罷温州船塢

臣竊惟官冗甚矣而未易遽去其有无用之官  
後費廩祿而一司之費又為甚多貽害公私者  
不可不去也温州有造船塢一司究其建立之  
初本因高宗南巡駐蹕臨安漕臣一時措置  
謂漕舟全闕而良材兵販自處过温以入于海

者衆于是置舡塲立抽解是時材木不可勝用  
客販既盛而漕計有餘州郡係省之錢可以支  
撥歲造百艘以供漕運誠一時之利也爾後本  
司自有舡塲又近地如明州華亭亦皆造舡足  
以供轉輸之用合則山林大木絕少客販不多  
係省不足以給費本司亦知其難辦歲後月削  
每年止造十舟而一司尚存凡費如故其所調  
益于官者不過十舟若就辦于本司及近地之  
舡塲不甚費力請言温州之為害者監官初止  
一負既增其一已而又增遂為三負雖是宗子

添差而皆釐務請給人從並同正官則有俸給  
之費所募土匠則有米糧之費造舡之日又添  
以米十舟分為春秋兩料除材植取于客販抽  
解貼買不多而有鐵炭灰油之費其起發而來  
也以運河平底之舟而行鯨海不測之淵虛舟  
既不可以進勢以載私商客貨其中遠出海港  
而復攬載不可禁察又有將援借請篙梢犒給  
之費少或半載多或數月而後能達多有覆溺  
沈破之患此其官司所任勞費之目也若其煩  
擾百姓則又甚焉十舟稍二輪差永嘉縣有田

產舡戶每舡所用水手則又泛差諸縣瀕海之  
細民為之此曹各有漁業深憚此行吏人乘時  
為姦追擾迨遍始得人足其實不用自行率以  
雇人之直納于稍工始得脫身方一舡敗于海  
上將校等人均償不足又以其名籍追元差水  
手勤使填還間一有此嗟怨尤甚臣在任日先  
究此弊每水手一名除追呼庸官之費錢之實  
及稍工者大止六貫有奇遂奉一歲之數官為  
出教百緡而罷水手之差人恐吏輩久復擾之  
悉取諸縣水手名籍俟其齊且焚于公庭海瀕

細民始得休息然此司不罷終為勞費而于漕  
運无甚利害臣愚欲望睿慈特降圣旨行下轉  
運司及本州罷去此司以惠一方監官姑給添  
差之俸聽其滿考已差下人省罷兵匠收隸廂  
軍其抽解及排岸司職事使監稅官兼之既无  
造船之用則客販抽解亦當減省一州之煩  
費息百姓之追擾少助仁政之方一不勝幸願  
貼黃臣嘗略會計一歲之費造船工料官  
兵請給衣糧起發等為錢三千六百貫有  
兵米七百餘石監官衣綿將接借請在外

伏乞睿照

轉運司若以為難乞令本州詳具細數除  
官兵請給衣糧外如丁鐵等費及抽解木  
植出費量認錢數每年奉赴本司以禪造  
舡之費

論寬刑罰轉對

臣聞刑罰所以懲姦也然全王用之本以弼教  
非得已也人主之用刑推當務寬皇朝專以  
仁怒得天下之心列圣哀矜惟恐一物之失  
所陛下尊有宗之家法紹壽皇之心傳臨

御以來仁恩德澤浹洽无外用刑之際尤軫全  
心誠斯民之幸也然有司奉行惟上意所向自  
古以然唐太宗時自蘊張古之刑法官以失出  
罪為戒時有失入者人不加罪嘗謂大理卿刘  
德威曰近曰刑綱稍密何也对曰此在生上取  
在群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天失入減  
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者無辜失出更獲大  
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  
罪故尔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官挽從之  
由是漸獄予允此最千古之龜鑑也壽皇全

帝事寬恤尤謹子刑乾道元年之冬刑寺定  
浙陸知微兄弟三人冒官之罪大輕壽皇震  
怒刑部侍郎王弗大理少卿陳良翰丁罷其餘  
卽官寺官各鑄一秩天下咸以為當然在是時  
正如德威之言頗有各求自免競就深文之弊  
至次年春三月壽皇聞之亟下詔曰獄重  
事也用法一傾其平則民无所措手足比年以  
來治獄之吏大率巧持多端隨意援引而重輕  
之故有罪者與款而不辜者羅酷朕甚患焉卿  
等其革玩習之弊明害克之公使姦不容情罰

又當罪用迪于刑之中勉之哉其听朕命毋忽  
太哉王言过于太宗遠矣自時厥後刑為之乎  
近者科率之弊大甚欲革而去之蓋不止上  
之人之所欲也潘顯伯兄弟之獄右兄弟私情  
則若可恕在貢率除制則无所逃有司定罪太  
輕至勤睿新所謂非常之斷人主專之衆論无  
不称快愚臣過計乃竊愛之蓋自陛下龍飛  
之初覃霈所及与民更始寬恤之詔聯翩而下  
四方日有元措之望此雖至公之率終是罪其  
刑輕况復罰自近始官僚之外上至刑房之吏

下及刑孝之齊無不責罰固足以懲姦矣而猶有所慮者官吏震恐或有便文自營之心則讞議之際寧免傳致深文以圖自免者唐太宗以仁恕為先壽皇圣性隆寬中外具知然前事如此則知陛下雖本無尚嚴之心而天威所加事迹相或恐未免有執就深文之弊臣區區私憂懷此累月矣既已輪對奏事无路自達敢因轉對傾心獻忠欲望眷慈深加矜察鑒太宗之咨詞体壽皇之詔旨酌德威之至論審事迹之近似出自圣意特賜處分或朱欲顯頌

行天下以安民心之樂業也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四明樓

鑰大防

奏議

雷雪應詔條其封事任國子司業

臣以準紹熙二年二月六日尚書省劄子三省  
樞密院同奉聖旨近日陰陽不和雷雪交作朕  
恐懼修省殊不違寧深慮庶政或有闕失未能  
消弭可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各條  
具時政闕失聞奏臣備數季省自覩雷雪之異  
竊考咎證无路進言伏請明詔陛下上畏天



戒備詢朝列此而不言臣則有罪臣卿惟陛下承列聖之正統受壽星之付託即位以來雖有憂勤之心而初政所施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天之仁愛陛下亦云至矣去歲星緯失度其甚異者太白徑天臣度雖知而朝廷不聞有消禱之奉天意正以星文不足以示異政以雷雪之變發于都城不用清臺之測驗不待臣子之奏聞三尺童子亦知其為災異此天意之彰者也陛下發德音訪闕失此心固足以對越上天然洎見之行事之實然後足以應

之其他春秋之書五行之說陛下必已熟見瑣、細務又不足以敷陳臣請言其大者要者昧死條具如左洎至奏聞者

一雷者陽也雪者陰也陽氣震動蟄蟲奮起雖稍先時猶未為甚兩中間有小雹人已驚譖至于庚辰之朔脯時雷電大至天地晦冥久之方散雪霰繼作夜以至旦盈尺不已辛巳之夜又復增積寒氣凝冽凡不可堪是何祥也陽者天道也君道也天道也君子也中國也陰者地道也臣道也妻

道也小人也夷狄也天意照然過于告語  
惟陛下至誠惻怛應天以實察災變之  
彰明覽時政之已行陽氣方興而陰沴侵  
陵乃至于此不待屢數而後可知惟  
陛下至明默會天意防微杜漸曲軫宸心  
然後可以消弭矣  
自古人主遭值災異者多矣請以成湯宣  
主之事明之湯之禱旱于桑林以云事自  
責曰政不節与使民疾与宮室榮与婦謁  
盛与苞苴行与諛失與与成湯不迹声色

不殖貨利以義制事以礼制心願安得有  
此六事而深以責若不能自容者此所  
以消弭天變而反致勃興也宣王中興大  
雅以雲漢為首窈嘗考之正言靡神不奉  
靡愛斯牲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敬恭明神  
宜無悔怒若婦過于百神者盖宣王之意  
以為祀事如此不應致有災變其所以至  
此者必由于我其克貴之深又過于成湯  
及已之切乃見于言外序詩者所以稱甚  
側身修行而王化復行寔始于此臣願

陛下遠鑒桑林之禱六事雖無亦當自責  
一或有之改過不吝三復雲漢之詩至寶誠  
反已祈以應上天仁愛之意則聖德日新  
今日之異適當為後日之祥也  
臣仰惟陛下初在恭邸英毅神武之姿  
現瞻甚尊此登東宮天下屬心猶恐陛下  
下他日或偏于剛戾至今日新為明柔克  
一于仁厚動以仁宗為法率循壽皇之  
訓天下誦詠聖化實宗社萬世之福也  
然臣聞之天以剛健為德君以法天為先

臣願陛下體剛健以為本而以仁厚行  
之剛則不為物所移健則不為怒所忘杜  
請諸之私絕牽制之累如禹之惡旨酒孔  
子之放鄭聲則君德日隆于上朝政日清  
放下而治效見矣大抵疎遠之臣惟急  
陛下之憂勤親審之臣惟頌陛下之逸  
樂憂勤則出枉必達下情得通而膏澤及  
于民矣逸樂則伺候顏色干求恩澤而私  
意得以行矣陛下自當雪之變必且愛  
形于色膏時與歎是數日間于請必少此

皆切近而易察以此推之聖心愛勤思倖  
自遠苟日謹一日雍之肅之宸襟泰然淵  
靜鑑明以照百官是視宴游之惑豈不相  
方此非以剛健為本寧有此耶故臣以此  
為應天之要  
一臣仰惟仁宗之治最為盛際陛下所  
願取法臣觀仁宗專以仁厚養天下而  
紀綱甚嚴者最以言路之通也大臣奏事  
或至于首肯內廷請謁未免于付外然崇  
獎直臣妙選臺諫一言可取斷在必行臣

不敢以累歲都尉李瑋之貶司馬光敢言  
公主亦不得無罷此骨肉之愛也遂至降  
封玉德用迫女王素敢言正為其親近此  
旌席之事也立命出之言者無罪而主德  
益盛此其所以為仁宗雖唐太宗之聽  
諫勿及也比年以來朝行不聞直聲而有  
以多言被点者雜蒙寬恩止從外補不加  
之罪然士氣銷沮無敢出位而論事者况  
自去歲又開宣論之門夫封駁諫諍之職  
正以維持國論主張公道于請攀援有出

于該例之外者陛下間亦有不得已應  
之外廷有言遂與寢罷在陛下不為傷  
見而有司得以執法者陛下之所以  
與天下共此者也若開宣諭之門則瘼有  
司之守不及今絕之日如一日其何以為  
紀綱耶臣願陛下力開直言之路杜塞  
宣諭之門每以今日求言之切為心則治  
道不患其不奉矣  
一臣仰惟壽皇之治始終不渝陛下得  
于親傳臣現壽皇二十八年之治不可

形容而其卓冠于百王者非止孝儉之德  
家以愛民之憂不以災異水旱為諱聞之  
惟恐不早救之惟恐不盡蠲致惟恐不多  
至于竭倉廩傾帑藏以赴其急乃者水旱  
連年人心惶惶若非壽皇集勞于上有  
司奔走于下竭力而經營之則必有盜賊  
奪攘百姓流離之患矣豐儲倉所以為中  
都之備一時欲用出聖斷排群議積貯為  
之一室俟其事定收糶隨是人心愛戴天  
意協佑致農穰此真万世之法臣願

陛下畏天之威先紹謨烈遇裁而惧不以  
為諱專法壽皇力行消弭之道臣下有  
隱而弗言者隨事之小大罪之則天下悅  
然知圣意之所在矣

一臣嘗竊寃 國家中間陽九百六之會一  
時臣子誤國非一而蔡京為首京之誤國  
非一而其甚者無如御筆之一事臣三修  
三牒國得者 本朝時事之變祖宗累朝  
未嘗輕以御筆處分外事 神宗作昇  
九事多出聖裁雖邊徼細故亦煩親灑是

時蔡京方為檢正建請差官置局編類為  
書遂委京編次此蓋老姦相業之本也  
徽皇之初京既收君一旦得君欲逢主意  
固相位排同列闕公設行移心變法度崇  
虛文遂創御筆之制違者以違制論事由  
于京而書出于 徽皇權歸于京而過歸  
于 徽皇時假制札作樂之名間以惠民  
之事以文過飾非御筆一下無敢設者其  
初猶有正人有朝間有執奏京欲其必行  
又改其法違者以大不恭論凡有異設即

致寧遂而紀綱益以紊亂然京自為之未  
至于甚比其再相以至三入宥任既不及  
旧御筆一從中出京亦不知所為商鞅立  
法親受其弊雖欲支吾不可為矣敗國殄  
民尚忍言之此實万世之龜鑑也陛下  
兢畏恭儉固知万無此事然人主作事勤  
為天下後世之法其端亦不可輕啓臣願  
陛下下一遵祖宗之法戒饒有司之守條  
章明倫勳皆有則如有非常之斷固在  
陛下專之其餘細務悉有法在宸翰處分

謹之重之若天之雷霆其奔火以時而不至于  
焚乃所以彊立威也

一臣聞无符三年九月辛卯鎮洮大雷自拂  
夜至四鼓一百三十餘家墻屋搖動簷尾  
散墜人、有震壓之惧遂明視之雪深二  
尺燃河机宜久宇李復言于神巨湖宗回  
曰雷天風之号令其發多于盛夏今狀宜  
尽震吳非雷終夜不息而又大雪殆將有  
不測之变因為規畫密諭守將炭備又以  
兵守邈川緩急相應援後九月羌果叛攻

陷城賴有預備得以破之熙河以安今日銷變之事無所不當慮雷雪之為災雖不至如元符然北虜之強狡實百倍中青唐邊備未堅巨宐憂之歆望陛下悅林李復之言申飭諸道邊師修備固圍以防不測之警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臣聞養生可以進德、可以養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道也、所謂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而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堯舜禹之相傳、以執中、湯之建中、武王之皇極、皆此道也、人之氣也、冲然而甚、微泊焉而易危、既不可過盛、又不可過弱、惟得其中、則養生之要也、人之心也、操之則存、捨之則亡、既不可甚勞、又不可甚逸、惟得其中、則進德之要也、首能于日用之間、謹言語、節飲食、寡欲而固其本、省事而



清其心平喜怒之發端戒愛憎之私徇內外交  
養表裏如一則壽命可以延長盛德可以日新  
矣仰惟陛下以天縱之資極盛威之僅精一  
之妙固已得也壽皇之親傳臨御以來立政  
用人行以大中正之道隆寬民下黜陟之際  
惟設公是從是以朝行肅靖海內小康皆中和  
之效也去冬違豫旋慶康復窈窕所自殆恐有  
差其所謂中者臣誤蒙睿思擢寘柱下所當罄  
竭以效万一天下之事未敢具論惟望聖聰俯  
听愚言養生進德俱以中和為本視所言動

務戒謹飲食起居不使過差喜怒之發無所審  
心事有可喜從而喜之非吾之所也事有可怒  
從而怒之非吾之怒也如是發必中節不致一  
偏万几雖繁使百官有自各任其職陛下以  
大中之道酌其可否一吁一俞可以坐判聖心  
休々保合太和日復一日不惟帝德益隆心廣  
体胖神氣舒暢雖有陰陽隱伏安能為吾之患  
哉臣言雖膚淺意則甚篤冀有益于清躬伏惟  
陛下則幸

論郊廟之禮請益奏事

臣竊惟郊廟之禮國之重事非臣子所當輕議  
然事有戾于古而又不宜于今苟得其說不可  
不諫也仰惟神宗皇帝銳意作興鼎新百度  
專置新之郊廟禮文所命儒李之臣博致古今  
裁定儀制帝親臨決而著于今凡今日所行多  
出于此臣嘗恭觀神宗實錄乞豐六年有大  
常丞呂升卿建議郊祀數之春事理甚明雖不見于  
施用而史臣載其全文有以知時論又以為  
是特未見于用尔臣敢約其大略而言之升卿  
謂郊祀致齋之內不當先詣景靈宮及太

廟朝饗造器是吳宮諸殿朝謁而天吳殿  
及太廟朝饗如故則是其言非不見用特待  
之未尔其言曰有天下者莫重乎饗帝歷攷  
空格他本海裁儀夫致齋乃于其間完饗完夜者  
也蜀丁也之也

田太清宮是歲將行郊祀以二月辛卯先躬饗  
焉祝用青詞饋用素饌甲午又親饗于太廟  
丙申乃有事于南郊雜淪者以為失禮然攷其  
所致齋之日及辛卯饗于太清宮至丙申始且  
五日犹得雍容勝息以見上帝也今致齋三日

臣竊惟郊廟之禮國之重事非臣子所當輕議  
然事有戾于古而又不宜于今苟得其說不可  
不諫也仰惟神宗皇帝銳意作興鼎新百度  
專置新之郊廟禮文所命儒李之臣博攷古今  
裁定儀制帝親臨決而著于今凡今日所行多  
出于此臣嘗恭觀神宗實錄乞豐六年有大  
常丞呂升卿建議郊祀數之春事理甚明雖不見于  
施用而史臣載其全文有以知時論又以為  
是特未見于用尔臣敢約其大略而言之升卿  
謂郊祀致齋之內不當先詣景靈宮及太

廟朝饗遂罷是吳宮諸殿朝謁而天恩殿  
及太廟朝饗如故則是其言非不見用特待  
之未尔其言曰有天下者莫重乎饗帝歷攷  
不闕為祀天致齋乃于其間完饗完夜者  
也獨有唐天宝之後用由同書言至老子廟考  
田太清宮是歲將行郊祀以二月辛卯先躬饗  
焉祝用青詞饋用素饌甲午又親饗于太廟  
丙申乃有事于南郊雜論者以為失禮然攷其  
所致齋之日及辛卯饗于太清宮至丙申始且  
五日犹得雍容勝息以見上帝也今致齋三日

其一中于大慶殿而用其二曰三行礼為尤之  
天祀未有不春王日而啟與神明交者今行礼  
于天具殿終看一日尔其之太庙与郊宮  
有祀之一日皆嘗用之矣謂之一日之看尚非  
全也夫用一日之看以修大祀未見其可况非  
全日乎予以奉宗廟則齊之日不是予以奉上  
帝則齊之義不專論者曰宗廟之礼未嘗親行  
故因郊祀躬展薦獻臣曰不然人至于宗廟之  
饗固當歲時躬終其事其不親饗者蓋後世之  
失礼也又因郊祀西行之則義尤不可以為郊

礼宜如故事致齋于大慶殿二日徑赴行宮其  
宮廟親饗並乞寢罷天具殿朝饗乞更不行  
俟礼畢而恭謝別修太庙躬祠之制每遇行  
庙饗之時則罷景靈一孟朝謁之礼庙饗致  
齋元于内殿車駕出入如常儀如此則礼天饗  
庙雨得其當此皆升卿之言也臣三仕于朝屢  
祖祀事凡曰大祀致齋三日惟祀事得行其餘  
悉禁蓋專致敬于所祭也而郊祀明堂大祀致  
齋三日之内金輿再動百官相祀倍祠駁奔惟  
謹上下俱不得尽致齋之義又太庙行事極

于跛倚几至僵仆而以此跛倚之餘致齋于郊  
宮雖僵有力者亦若于顛頓而素敬之心衰矣  
臣愚竊所未安而不敢輕議既得升卿之說敢  
採之以獻于陛下仍錄其全文及唐明皇變  
禮之因列之于前以備採擇伏恐聖意謹重  
祖宗旧典不欲尽行升卿之言臣又從而斟酌  
其說欲望睿斷改定儀制每遇大禮用故事侍  
景灵及季孟享面于孟享之日行朝享天與  
之禮太廟歲王大饗止于當郊之歲或燕武  
嘗親行其一祝詞仍以郊天先告二者致齋並

于内殿車駕之出止如常儀專用三日之齋以  
事上帝陛下得以齋心養性对越上天君臣  
無併日之勞有司省供億之重考古驗今于禮  
為稱仍乞明詔二三大臣俾待後臺諫兩省禮  
官及今集議其當裁定一王之儀其他赦宥  
齋悉如旧制革天宝之變禮以无失祖宗奉  
天享廟之本意實天下幸甚

論諸州奏案宣引

臣竊惟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歷代聖帝明王之  
所甚謹若夫欽恤忠厚又未有如本朝列聖

之極至者也。臣區區愚忠懷此久矣。敢先極論古今之事，而後修陳當今之宜。惟陛下垂听。夫殺人之事，世所不免。使甲能殺乙，而乙之子若孫殺甲以報之，可也。如此則將交仇而不已。故先王制之刑，辟命之士師以息之仇。麗吾之法，而後大定。然甲之殺乙，則既殺之矣。士師取甲而誅之，雖以伸乙之冤，而士師實以生者就死地。死者不可復生，既有錯誤，悔之无及。又况箠楚之下，何求不得，間有証服，遂致冤濫。此先王所以戒謹詳審，惟恐其不至也。自古平治之

世必以省刑罰為先。嘗求其故矣。唐虞夙衣冠而民不犯，則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成康圖國，宣虛九四十年，則秋官司寇之書極其詳備。三代以還，享國之久者，無如漢唐。漢四百年，始于約三章。唐三百年，基于太宗。歲斷死刑二十九人，惟我國家太祖以不殺而得天下。高宗以不殺而啓中興。累朝仁厚，度越千古。太祖常讀堯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後稷、竈何近代。憲綱之密，邪蓋有意于措刑也。故

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  
有司言自二年至八年詔所貸死罪凡四千  
百八人 仁宗凡有疑慮奏裁者率貸其死歲  
至活千餘人固祚長民心固結凡以此也今  
之士夫不深察其故論重四則曰漢高祖約法  
三章殺人者死安有殺人而不死者乎論強盜  
則曰 太祖立法強盜贓滿一貫且皆處死今  
強盜之法為太輕良又嘗求其故矣秦之苛酷  
以微罪而坐死者甚衆如曰誦謗者族偶語者  
棄市之類不知其凡庸鞅論因循水尽亦豈皆

殺人者乎天下愁怨相率而歿之故高祖約之  
曰殺人者死蓋言惟殺人者死爾其下云餘悉  
除去秦法則其它死罪皆去之矣此秦民所以  
大說亦非曰殺人者必死也律文諸強盜拾疋  
及傷人者絞殺人者斬古之中制也而唐元和  
之勅京兆府秦應擒獲強盜不論有賊無賊並  
集衆決殺則已重矣周顯德之勅應持杖行劫  
不問有賊無賊並處死則又重矣 本朝制法  
日趨于厚由今視之故以 太祖之法為重  
知其時正欲革五代之弊法而務輕之也足二

皆不知深求其故反以藉口可乎今日朝廷清明刑罰當罪雖州郡以案乞奏裁有司皆詳覆其當既不濫及無辜又不至縱姦太甚然臣每疑州郡成案恐未及一、是其本情近有乞奏裁之獄悉以元勘始末案款繳申大理寺使之及覆因實然後奏聞報決臣竊是之然恐事至太繁又從而講究其說欲望睿慈明詔有司奏裁之案合貸命申中自依見行條法遇有情理無可憫行下依斷者仍下本路提刑司收案本州元案并碎款一、詳審若無可疑則行下依斷

隨即回申或見得碎款情節與成案不同則當懲治官吏情弊或鹵莽之罪廢凡間有寃者得以乎反實有罪者無所幸免獄吏知畏不至文致車碎益廣陛下好生之德比之蓋取碎款者既得大体而于朝廷明謹之意益為詳尽天下幸甚

貽黃臣竊見諸州奏案惟是蜀中州郡者盡錄无情碎款列于成案之前若陛下更欲詳尽乞下刑部擇蜀中奏案碎款詳備者錄板行下諸州令依此式樣備錄碎



欵奏聞尤為奉甚

論君道難易

以引

臣聞孔子曰為君難又曰如知為君之難也不  
几乎一言而與邦乎仰惟 陛下以一人之身  
膺上天之眷命承 祖宗之基業上則奉 兩  
宮之眷下則應萬机之繁在 陛下可謂至難  
矣然 陛下所謂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而  
又有能致之資威制彊虜收復中原興起祖業  
以大一統謂之難可也若曰承 兩朝付託之  
重保境而養民以為內治之事在 陛下福無

難者

兩宮備天下之眷一月四朝已有定制

如期尽礼則事親之道昭矣大昕受群臣之朝

具居出入皆有定時夙興所斷則君臨之道宜

矣飲燕有節則聖躬日康賜予有度則財用日

積來公議以用人才則衆心服開言路以廣聰

明則下情通示廣耻則可以全士夫之義炭典

章則可以杜僥倖之門闕四方水旱之事勤而

抚之則可以浦弭盜賊之變知四方事机之前

敏而圖之則可以折姦雄之心 國家南渡以

來 高宗披荆棘以立朝廷 壽皇振綱紀以

保治安危今日宮室之宏麗宗廟之嚴飭百司  
庶府之備具三軍百姓之阜繁皆非一日之力  
陛下安享盈成之業宜無難者天下當為之事  
固未易以一二數如前十者陛下念茲在茲  
日謹一日則事之大者已得其要事之小者當  
隨以奉矣臣之所陳陛下勤而行之俱為易  
事捨而弗圖難斯至矣又况人心易感上德易  
見事有不當于人心能言者皆能說之聖心一  
日見于施行則人心翕然何啻風之偃草今日  
大端不過三四明斷之下俄頃可畢而稽首不

決迂延日久四方傳聞徒駭見听此在陛下  
尤不為難古人責難為恭而臣願以為易者非  
固不同言各有當其為愛君之心則一也伏惟  
陛下財幸裁察

論君心

臣一人孤遠比者待罪左史兼攝西掖感激恩  
遇不敢愛身間有論奏皆非得已上觸天威下  
忤人意朝夕惴懼以俟謹何乃蒙聖慈俾遂為  
真周章控辭既不獲命退慚僥冒黽勉就職益  
知陛下不以言罪人而以言取人不惟赦之

而又進之有君如此惟當勉竭以報万一尚有  
孤忠可以自效天下之事不可勝陳愛君愈切  
尤不可苟深恩執慮不若求其至要者言之宗  
庙社稷之重四方万里之遠繫于一心陛下之  
身陛下之自主乎陛下之一心臨御以來  
兢兢業業惟恐一事之失度一物之失所周思  
却顧若不能自己向者數事雖若久而不決處  
之詳慮之審天下之以為是者陛下終以為  
是公議之以為當然者陛下終以為然方其  
未行人顯望及其既行中外稱頌側聞陛下

下晨興之後未御昕朝澄心靜慮以待机務天  
德清明夜氣冲和照臨有官是非瞭然此真社  
稷之福也欲望睿明保持此心終日乾之尽善  
尽美無可言者或恐勤劳万机不老游息之時  
退朝之暇從容良久更以一二時均凝神儲思  
翻閱章奏或可或否不以人廢付之大臣便捧  
其可而行之則天下翕然知陛下之明  
甚难者願垂聽所擇而行之天下幸甚

論賑濟

臣仰惟陛下誠心愛民若保赤子比以諸路

州軍六歲荒歉去處各賜度牒以為賑卹之備此真為人父母之意民之受惠不知其几然臣嘗在州縣備見荒政之修無有上策蓋年穀豐熟之時家給人足上之人不過抚之而已一旦歲事不登卒無涯之衆而欲仰食于公家雖有孔墨之智亦將不給若州縣之官尽心竭力之所及者廣則民之獲濟者多所謂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况今州縣少有儲蓄倉猝無以為備今方春首傳聞宣池沿江筭處流莩相望狼狽失所若非朝廷倍加極救老弱轉手溝壑

壯者或肆效攘稍失抚御起為盜賊特未可知度牒之放在國家所稱雖多恐飢民未能徧及竊見沿江諸州尚有椿積米斛非特旨不敢支動積之歲久陳有相因欲望至慈出自睿斷行下諸路凡有合行賑濟去處亟加措置將椿積見米隨宜糶貸以濟急闕隣近日郡亦許支移仍責官司以所糶錢候秋收日糶還今春幸得膏雨二麥可望此去麥熟尚有四月勸分之數恐亦不能接濟國家以椿積之米指以于民猶不為過况賑糶于急闕之時收糶于秋成之後

既可大慰民心又不妨以陳易新為經久之利  
惟陛下亟審之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四明樓

鑰大防

奏議

請車駕過重華宮第一劄

臣仰惟陛下承壽皇付託之重以天下養  
猶恐未足以報天地之恩乃者間以聖躬遽豫  
稍廢起居宸心靡遑寧處止月九日千乘萬騎  
衝冒風雪中万中歎仰以為天子之孝前古東  
有後又以瘍疾不出者幾半年雖臨朝如礼而  
外人久不瞻望天表進香之日無不鼓琴以為

吾君康復久矣。景灵所以四孟分請者，道遠不可太勞，非得已也。重華既進，會慶在迎。奎輿一動，自此五日一朝之禮，必如平時。乃二十一日，有司命武子宿昔，羽衛環立于廷中。百官趨班拱俟，鳴趨而燭殘，日出寂不聞聲，相顧失色，謂逆者。陛下無故而不一視朝，已駭群所。今日何日，安有不出之理，列立又久之，進退不可。臣以待立為職法，許直前，使是時得望清光，又且頓首百拜以請，而清禁嚴邃，何由伸吐。泯然而退，震悚無地。中外觐望，歡意索然。天氣

晴和，又無雨雪，乘輿將駕，莫知何故。然而大臣不敢言，臺諫不敢論，猶以未知事矣之如何。昨日奉合具，闕赴宴，貢院忽傳今日駕出，人之相賀。臣中夜起坐，似俟夙旦漏且尽矣。又無所聞，忠誠所激，敢昧死上奏伏望陛下深思社稷大計，亟降旨，揮若曰：壽皇聖節，偶以小事不及上壽，人以此日詣重華宮起居，則天下之疑誤頓解。兩宮之聖意，交驩孝治，無虧因祚。愈隆，雜復費錢百萬，極奉親之禮，所不當惜。親上玉卮為千里壽，未為晚也。臣奉愚忠，惟

陛下財幸

第二劄

臣仰惟陛下聖主也然有一事臣初疑之已而思之而懼今則憂矣敢為陛下言之事有至大而陛下以為至至重而以為至輕至易而以為至難朝夕之所當行而視之若曠典此臣之所以疑而懼也文王朝于王季日三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漢為五日一朝之禮已為踈闊本朝家法事母后之禮皆朝夕一再見壽皇之事高宗以相去之遠

勉後五日之制苟非有故未嘗輟也陛下之事壽皇三年之間率循旧典四海晚服者冬聖躬遠豫惟有瘍疾暫廢起居人亦無得而言今則無故而屢止此人之所以紛紛也蓋天下之事無大乎此無重于此然而陛下行之為當然為甚易進香一出而人心歡然會慶節一不出而人心遽駭事可睹矣朔日不出猶曰有冬至冬至不出而人心几于離矣朔望比其它過宮之日已非細事特以會慶冬至為尤重姑以朔望為輕然聖節至日猶曰每歲有

之至于圣改之成全載 壽皇一朝之事王牒  
今要是成淳熙末年之書 陛下之所以奉貽  
謀而鋪張 圣父之闕休者止有此事可謂  
尤重矣一展九月為十一月以圣躬之未安也  
今則礼仪畢備宰執覲書者三有司習儀者一  
忽又改日 万衆震驚固知擇日之不遠終亦不  
知何故 陛下亦思改日之說平卜吉既定豈  
應復改正以進呈之後十七日必須恭進又非  
時節起居之比三書相踵伏衛羅列皆是五更  
夙辨万一又不或出則事体利害尤甚故不免

為此下策非美事也欲望圣慈翻然感悟亟降  
旨揮若曰屢蒙 壽皇圣旨免到宮不敢有違  
今已奏請以十日過宮此念一出現声又聞是  
日仍須又出雨雪即賜雨具進書之前得再為  
此則人心翕然而定自後不復再展而五日一  
朝如日則天下晏然無事矣可謂至易之幸而  
足以了至大至重之事惟 陛下断然不疑实  
宗社無疆之慶

同侍送請

過宮第一劄

同趙彥逾倪  
思陳傳良等

臣等比以 車駕久不過宮乞宣引同班奏事



伏蒙 聖慈 俾 並進于玉階方丈之地 臣等 于初  
七日至東華門向候宣引 間續 準傳旨 改用今  
日 臣等 區區之誠 止以過宮一事 欲得面控 惴  
素 臣等 竊謂 父子之道 天性也 以 壽皇 至慈  
陛下 篤孝 願何待 臣等 說 冒瀆 聖聰 第以近  
日之事 現之 陛下 翔望 不出許 以進香 進香  
不出許 以上 壽皇 又復 不出明降 旨揮 二十  
八日 又出 百姓 歡呼 踊躍 以望 翠華 又復 中輟  
重失 人心 莫此 為甚 故 開展 用月 旦令 又聞 欲  
用 十五日 仰惟 陛下 臨御 万方 以信 為本 成

王翦 桐為 戲周公 遂封 康叔 以為 天子 無戲言  
况 過宮 美事 孝治 所繫 四方 所仰 而又 至于  
再三 實恐 因此 朝廷 命令 無以 行于 四方 孰惟  
陛下 容納 直言 雖小 臣忤 旨亦 不加 罪然 言雖  
容而 不行事 欲濟 而復 輟日 復一日 實為 常事  
闕係 非輕 今東 欲望 聖慈 確然 不易 則社稷 幸  
甚 臣等 幸甚 石一 聖心 未決 姑示 順從 使臣等  
無辭 可措 至臨 期不出 則又 失信 于中外 良可  
惜也 臣等 前居家 俟罪 本不敢 供職 既蒙 許以  
宣引 故勉 勉就 列以 冀一 瞻清光 如又 未決 臣

寺何類尚在班行非敢數忤雷霆自敢誅仁誠  
以三軍百姓不知宮禁中事不知 聖父 全  
于慈孝本自無他怨請橫生至不忍聞恐自此  
不已馴致巨測非敢以引退為高以合班為喧  
正欲感悟聖心以消弭未然之患也冒犯天威  
臣等無任惶悚俟命之至

貼黃臣等伏見 會慶聖前合候過宮上  
壽之後方可錫宴今緣未曾過宮遂行展  
日若因循未出則錫宴難以奉行况天下  
郡國皆已宴設而中都及未講禮闕典尤

甚傳之四方書之史冊是錫宴不行將自  
今始深為 陛下惜之伏乞睿照

### 第二劄

臣等伏見會慶節在十二日禮舍進香都人  
顯望翠華忽又得旨免過宮無不失望既而十  
三日內教十六日十七日孟饗皆聖躬親臨中  
外益望 陛下必窮上玉卮之壽伏計聖心素  
篤思孝知此禮至大至重決意必出因無待臣  
等再三之請政緣進香之前已有定論旋後及  
于是以不免過慮洎至溷瀆臣等切惟人子事

親朝夕定省自天子達于庶人其禮也五日一朝已為希簡今陛下自三月恭請之後至今八月矣皆以壽皇聖旨而免至于生衣上壽恭想圣意必欲陛下一來此人之至情也陛下重明聖節既受羣臣万年之鵬窻聞今日嘉王生朝設宴禁中壽親之際父子歡洽陛下寧不動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且臣等料度聖意所以久不过宮者或謂陛下有所疑有所畏父慈子孝本于天性壽皇既以神器親授圣子方願神神澹九軍固之

事悉不與聞五年之間初去織芥新名可畏第恐犹有左右小人妄生離間撰造言語惑亂聖听全在陛下深恩洞察断然勿疑臣等竊見今年夏秋之間太白晝見至于經天九月七日金星掩心大星而又異按巨大下日駭現熒惑或見八大微垣逼近内屏房心為明堂人屬宋分太微内屏切近帝座此皆大變之大者也有所臣洪水為災衡嶽山推正逼祠宇斂門峰巒塞斷各口今月十六日夜當一陛下齋宿之時行都杞震有聲如雷大衡岳南方之鎮行都駐鋒之

所此者地變之大者也存于人情下而罔闕衆  
而三軍近而禁衛以陛下久闕定省之禮口  
語籍之謗譎紛紜於不忍聞自廟堂大臣至于  
方辟數進苦言徒勞容愛竟于施行莫不愛懼  
愁苦不能自存此則人情之所甚不安者也  
陛下乘輿一駕如反掌之易則天地之變異必  
銷人心之憂疑五解陛下何憚而不為君若  
聖意固執又復遲疑則天地之變決非虛設人  
心動搖必至巨測又非去歲之比矣臣昔蒙  
陛下擢置從列感恩至深目擊事勢可畏如此

不忍上負聖知是敢罄竭血誠控告君父伏望  
聖慈斷然一出不勝宗社之福如臣等所言更  
不能感悟聖心則臣等皆為失職矣難高安  
不免引去以俟罪譴激切之衷傾盡于此伏乞  
睿照

貼黃臣等伏見司馬先為諫官上言皇帝  
疏又上皇太后疏臣等今不勝拳拳之忠  
輒且奏劄上進重華官所有錄本併以  
縑進伏乞睿照

上壽皇聖帝劄子

臣等仰惟陛下功成不居以舜禪禹上繼  
光堯垂耀万世臣等素蒙長育又荷授擢竭忠  
主上如事 壽皇所願兩宮孝慈永久無間使  
宗社灵長朝廷尊安無愧典謨之盛而半載以  
來 車駕每欲過宮起居每蒙 聖慈降旨暫免  
蓋昨緣積雨極熱深軫慈眷然而因循日久寢  
闕礼文观瞻所繫別致疑惑而 皇帝天資恭  
謹兢業过甚深念東付託之重懷不自安幾若  
嚴憚儻非 壽皇聖帝加意開接每事慰安切  
恐漸成疑阻關係非輕今茲 會慶節合上壽

伏望 睿慈先期勿復更免過宮俾 皇帝得以  
躬率群臣展前殿玉卮之敬 三宮懽洽四海  
欣慶不勝幸甚竊惟父子至情本無纖芥或恐  
右左小人妄有間言使孝慈之懷而不能尽更  
望聖明以宗社生灵為念曲賜洞察愈加慈愛  
勉以必來 皇帝素篤仁孝又蒙皇慈委曲如  
此必無遲回于以釋四海危疑之心予以光兩  
朝孝治之美臣等念任懇祈激切之至

上 兩宮奏 疏

臣等昧死再拜上 疏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

皇帝陛下臣等竊惟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而况一萬乘之貴兩宮之尊崇高莫大慈孝兼全在于臣子何敢容喙伏見嘉祐中英宗皇帝嗣極之初慈聖光獻皇后垂簾听政天下安危之机实在于此司馬光不勝愛君憂國之心上疏英宗則專陳子道上疏慈聖則專論母慈又慮母子未能深屬或有疑阻遂併以一疏上之慈聖之慈英宗之孝終于無間願豈臣下之力然光之心出于至誠未必無効臣等是敬仰慕先生正竭尽區區共為一疏上于

兩宮伏惟聖慈俯垂聽納臣等聞聖人之得志如于孝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天子父慈之至也以天下養之至也高宗以天下授之壽皇以天下授之皇帝為天下得人而宗社尊安孝之大者也前則壽皇不孝于高宗今則皇帝不孝于壽皇以天下養之尤大易也四祥之盛自堯舜以來未有如今日者再世揖遜不得倦勤輝光今古震耀夏若壽皇享為天下得人之福皇帝不孝以天下養之孝則

天地 祖宗垂祐于上臣民夷狄厭服于下非  
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乎今日之事父子  
至親雖非嘉祐之比然司馬先之言有切于事  
情 其略曰孔子曰壽哉閔子騫人不問于其  
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著明而它  
人不能問也 孟子曰父子貴善賤思之大者蓋  
言骨肉至親尚以思意相摩子尚駁錙銖之是  
非也今日之事或見于此雖天性亦問本亦可  
疑歲月寢久頗見刑迹臣等欲望 皇帝深思  
孔子之言 壽皇名忘孟子之戒万一女人数

有闕說涉于離間者顯行誅斥以明示天下曰  
遣使介交馳西問 重華篤慈愛之仁 南內  
盡愛恭之實夙整法駕視膳問安及清和之時  
諸恭諂之禮或邀迎于內庭或娛侍于禁籞使  
都人擁觀万国驩舞破羣情之惶惑銷衆口之  
譏謗 兩宮慈孝之道昭明于時傳誦于後和  
氣嘉生充塞宇宙交愁嘆為謳吟化驕陽為甘  
澤豈不盛哉豈不快哉臣等欲望 兩宮同降  
旨揮指順動 壽皇為宴設之具 皇帝當  
奉養之儀驩欣交通于未見之先慈孝禽合于

無疆之久于万斯年無及中外天下幸甚社稷  
幸甚

此受復有請 過宮五劄皆削蒿

設明堂部中集議

謹按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  
既殯而祭又曰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  
已葬而祭節注云郊社亦然正義云未殯哀感  
未遑祭祀既殯而後祭也欲葬之時後啓殯以  
後葬畢反哭以前靈柩既見衰摧更甚故五祀  
之祭不行已葬反哭殯宮畢而行其祭又引鄭

云既殯以後未啓以前得行祭禮檢準本朝  
典故緣郊祀明堂間有在諒闇之中然皆在踰  
年之後別无未葬以前行礼故事若據禮經則  
已殯未啓可以祭祀公等竊見禮莫重于喪  
莫重于斬兇事父孝則事天明此禮之本也若  
皇帝過宮執喪如禮則既殯未啓可以據經行  
事今來喪禮未成難以設祭合俟皇帝即喪  
次行礼則有司之事可以類奉

再設明堂御史臺集議  
公等竊見本朝每三歲一行郊祀皇祐以來



始講明堂之禮二者至今遵行本無可議大  
行至尊壽皇聖帝之喪及登引而大祀之期未  
已追考之典故累朝間有大祀在諒闇之中  
而通不在當郊之歲故無登引以前行事故實  
效之禮經在王制則有越紼行事之文在曾子  
問則有既殯而祭之說則雖未葬以前可以以  
事以等竊以喪莫重于斬衰祭莫重于煙祀因  
大喪而廢大祀祀固不可若斬衰之禮未備而  
祀明堂則事天如事親之義安在經曰事父母  
故事天明記曰祀明堂而民之孝又曰祀乎明

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今皇帝之喪以日易月  
既經小祥其去大祥禫祭已无数日而皇帝  
尚未有至宮行礼之日支所謂紼者乃最隆籠  
輜之索人子居喪不離最所故大祀則越此紼  
而行礼今皇帝未嘗一至殿最之則何紼之  
可越以等今據合侯皇帝即次執喪之後或  
依據礼經而用未葬之前或參酌故可而展大  
祀之期徐議其當則有司豈可  
以次第而行  
矣



